

清人逸事

卷五

清
朝
野
史
大
觀

中華書局印行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目錄

清人逸事

范文肅三大議

胡學士奇遇

范承謨百苦詩

記楊雍建事

湯文正之清介一

湯文正困於僉壬

姚端恪之謹慎

趙恭毅公清節

葉文敏述賦一釐左遷

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

王漢李森先

費武襄公防驢武窮兵之漸

魏敏果薦陸清獻

愛公知人

圖文襄厚德

圖賴之戀

姜西溟自信可錄者三事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范文肅因生員免僇

索尼忠鯁

范承謨畫壁自序

湯文正之贛直

湯文正之清介二

湯文正之禮賢

于襄勤任縣令時之得民心

史立庵之孝行

徐公肅之風節

李特御有海忠介之風

李琳枝之風厲

濰縣令之清操

魏敏果

費直義公

圖文襄公用兵

陸桴亭先生

鄒宏志上拒賊復城圖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范文肅家法

張宸

范忠貞遇害

湯文正毀淫祠

湯文正之清介三

魏文毅之先見

張楊國家教之嚴

顧文端立朝之大節

黃俞部評罵周亮工

李侍御鐵面冰心

費武襄公斬番僧

魏尙書格言

魏柏鄉相業

稽庫巴圖魯

聖祖識拔圖文襄

努三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顧亭林嚴拒夜飲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目錄

梅村晚年得子

梅村有難言之隱

傅徵君下應鴻博之試

李文貞公逸事

陳太守

令孝子

成給事

葉映榴忠節

張尙書

戴京兆

王東臯爲吏部

王東臯清節

王東臯操行之清矯

三進士出處

陳忠愍

黃熙績守安慶

三風大守

鐵面學道

彭訥庵之名績

于清端深得羅城縣民心

于清端政績

趙清獻折獄之神

內外蛾述

崑山徐氏昆季

王船山先生佚事

舒氏義烈

總戎佳論

跋金

沈百五批洪承疇頰

一隊夷齊下首陽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洪文襄之降

土國寶

阿里瑪

洪文襄欸客

洪承疇有功漢族

永歷舉人譏謫洪經略

金之俊

五華山故宮

阮大鍼暴死

馬士英伏誅

福祿羹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錢謙益貢物單

偽脂諭降江幾始末

大猾段世昌

鄭飛虹

權臣好選

蘇克撒哈之誅

馬鶴子一

馬鶴子二

馬鶴子三

馬鶴子四

馬鶴子五

馬鶴子六

吳三桂爲前明武舉

清初唯一之蠹史

耿藩之白石獅

俺達公之橫暴

張文和辦理山左亂事之寬厚

張文和謹身節欲之效驗

恩禮鄂爾泰

鄂文端公戒弟修泰之先見

張清恪申辯擅動倉穀

陳文貞得以人事君之道

陳文貞格於禽獸

陳文簡公軼事

陳清恪

張文端兩次奏請聖祖多留江寧一日

趙恭毅撫楚時微行察事

趙恭毅撫楚時微行察事

宋尙書平亂之鎮靜

姚啟聖全家之奇特

孫文定阻子應試

沈歸愚尙書訓孫語

葉燮與陸清獻同列彈章之欣幸
蘇閩士民對於張清恪之感情

記丁藩伯還婦

呂尙義破賊事

賽諸葛

破肚將軍

黃太常密陳平台灣鄭氏方略

雙忠祠

陳時夏

盧宗漢播造岳襄勤謀逆謠言

韓文懿失恩眷之由

江南季氏之富

史文靖公

浚濠得碑

尙之信禍兆斬首

粵藩豫定

明珠

上平西血書

俞鐸不敢忤權要

權臣用事

候缺相公

高其倬柔奸

熊志契

善謔

鄂西林用人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梅定九約束宗族之嚴

左兄赤痣

靳文襄與廷臣治河議論之異同

康臬使保全孝女

李天生之豪俠

郝浴出處之恢奇

南亭老人

趙勇略

范忠貞對耿精忠之語

福貝子事略

寬容陳名夏

丙辰會狀

西園瘞燼

陬邑辦差

劉玄初

平西藩下老生

郭尙書

朱藩兩檢討被劾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日錄

公卿大僚惑於左道

郭琇胡煦之被誣

姜西溟典試獲咎之冤

秦松齡因運糧案罷官

崑山徐司寇鄉居怙勢

陶紫筍之志節

趙襄壯公操守

營謀薦鴻博科

劉正宗修怨於施愚山

毛西河拒奔女

宋文恪拒絕暮夜餽金

施琅為鄭成功舊部

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士子揭市文

朱三太子

三桂軼事

請削門生籍

何義門索還門生帖之異說

十可怪

會議張拳

索額圖

松筠菴詩

徐文敬逸事

春和園之命意

張文端養心法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筮庫人勢利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蔣文肅父子恩遇

三魚堂

朱文端知政體

張文貞

九學哭廟

厲樊榭

朱竹垞喜食鴨

李殿機

施愚山

何義門

魏廷珍

李紱之曷強

翁氏兩孝子

鴻博科徵聘不至

笄重光

陳潢治水

薛佩玉殉節

蘇汝霖陳光龍

翰林建言

孔東塘出山異數記

宋牧仲才能應變

陸稼書之高風亮節

陸清獻和平篤厚

陸清獻生日

陸清獻為醇儒第一

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

姚公子

佛典屬

李巨來夙慧

劉文定公

劉文恪清理甘肅庫虧

張清恪禁止饋送檄

宋文端遺疏

錢文端公有知人鑒

陳清端公清操

湯文正薦陸在新

沈文恪請罷流徒烏喇新例

張學士

陸獻清餽巡撫壽儀

張文端清操

聰訓齋格言

張文和馭吏之嚴

張廷瑒之謹畏

張文和之名言

何文端進德之勇

鄂文端有古大臣風

鄂文端力保孫文定

聖祖呼李文襄爲真御史

阮應商駕馭猾吏

于清端之廉儉

陳恪勤任縣宰時循績

于清端矜念饑民

于清端髮議畏譏

施世綸政績

王揆因請建儲獲譴

趙恭毅不畏疆禦

趙恭毅政績

趙恭毅

蔣伊繪十二圖進呈

德格勒奏劾明珠

嚴繩孫難進易退

楊大瓢才子孝子

朱高安逸事

王閣羅

嚴孫友惡僞道學

吳留村一

吳留村二

吳興祚之治行

吳興祚之清貧

郭尙書檄毀淫祠

齊召南敏悟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之用意

楊文定之操守

邵學陟之清操

李文勤公掌度支

聖祖稱陳汝咸爲好官

陳紫芝在臺垣之風節

蔡文勤極言詭隨之弊

張文貞少時之端重

聖祖寵任張文貞

劉蔭樞中丞之敢言

太白山人

錢侍郎規皇子不應叱辱大臣

劉中丞以權術革除門稅

高江村結歡內侍

記高士奇之隨鑾

記高江村

高宮詹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目錄

戴侍講

記吳六奇將軍

李敏達逸事

吳祭酒

秦將禮客

晚遇

馬文毅公廣西殉離始末

朱檢討上書事

孫豹人對於吏部集驗之措詞

徐文穆不附明珠

顧塔與鄭經書

嚴武伯之義俠

查漸江

呼名批頰

小座師

江采白與蔣再亭

李生孝友

任葵尊學士風節

陳稽亭之行誼

世宗稱余甸爲直臣

淄川小臺人

簡謙居之守正

馮大木

秦大漢

程公引清標

記胡襄愍公軼事

徐健庵愛士

服禁

張司寇之鯁直敢言

高裔之孝行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

清人逸事

范文肅三大議

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范文肅因生員免僇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彙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所乎。牛彙云。咫尺查孝廉居。書室楚楚。公與二牛彙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

解帶盤桓。雞豚雉兔。略具盤殮。公飲噉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筋爲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彘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資者。慮有力爲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僇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太祖忽問若識字乎。以生員對。上大喜。盡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葬地廻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寬厚有量。開國良相也。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後出撫浙。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程）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承謨）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云。忠貞弟承勳。爲雲貴總督。康熙三十二年入覲。聖祖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捐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髮髮遂皓白如此耶。解御用貂挂狐白裘。賜之。并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胡學士奇遇

山陰胡學士兆龍爲庶常時。一日諸公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廻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卽日傳旨。超陞學士三級爲侍讀。大被眷注。

索尼忠鯁

引尼最老成忠鯁。太宗不豫。以世祖托之。世祖逸游。索尼強諫。世祖或不堪其怒。索尼伏地索頸稱述願命。至於涕泣。世祖往往泣下。擲刀回蹕而止。知尼忠直。以聖祖托之。蓋兩朝願命之臣也。

張宸

順治時。皇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上意。最後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呂姜之後何人。帝閱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按上海縣志文苑傳。宸字青瑯。有文名。明諸生。降清。入太學。選中書舍人。

范承謨百苦詩

琉璃廠畫肆博古齋祝華封者。以孝聞。教子成立游泮。非尋常市井人也。數年前曾得一康熙十二年時憲書。書內字蹟皆滿。大小濃淡亦各不同。行款欹斜。乞無端字。紙之背面亦皆有字。甚至以香頭畫字。詳其文義。多幽鬱憤怨之詩。無年月。無名字。蓋收買卷軸時所夾帶。姑置之。莫可得而考也。不數日。又收一冊頁。乃顧亭林先生楷書。卽譯此時憲書詩稿。一字不遺者也。乃知爲閩督范公承謨。爲耿逆幽於土室。凡五年所作之百苦詩。祝因裝爲一匣。以重價售之。惜憲書兩面有字。不可裱也。考范公遇害在十六年。耿逆敗歸降時。此書何以不遭兵燹。得至亭林先生手。爲編次審定而重書之。又百數十年而流轉都門。旣分復合。安得不謂之鬼神呵護耶。觀於此者。知天地間無適然之事。可以勃然興矣。

范承謨畫壁自序

承謨。蓬頭垢面。繫頸攀手。逢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邇余生而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

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次。嗚呼。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歷三載。廷議撤援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酒。諸幼年子弟輩。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祕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皇帝尙沖齡。一日。余與同官進內請寶。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復值朝賀期。先太傅入賀。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解任矣。此其代者。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尙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一痊卽補。上頷之者再。先太傅聞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太宗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余。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受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

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干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澗。勸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聖天子愛民如寶。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闕。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卽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鑄級例不准列。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新命。未蒙俞允。因請陛見。欲面陳病狀。上允之。入都時卽賜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卽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診視。賜秘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註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命下。仍令速赴新任。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尙安敢辭海疆之險。偷衽席之安也。陛辭日。上曰。閩海氣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御衣帽。上旣良馬。

鞍轡迥異常數。復命近侍。就廷前宣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驥忽殂。余歎息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嶂。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礪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隱。么麼豈無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蠹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隅則有虎豹。窺視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

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渙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成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戍。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賫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藉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又歷戎行。而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即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案而罹於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溼也。題補城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

聚也。延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天或假以時日。獲奉俞旨。諸事就緒。滇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嵇子留止。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跽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古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頽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其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秘密。有所聞。卽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

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世受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旣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濶。間隔西江。風馬牛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且啟釁端。禍不可解。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所携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繩於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游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愈惑。今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旣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

而已。逡巡間。卽揮之去。伊惶恐斜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斥揮之。舌敝唇裂。齧肉俱腐。罵至第八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縲紲。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尙存。罵聲不已。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爲奇。嗚呼痛哉。豈余當死於刀鋸鼎鑊。而不當死於饑哉。豈予罪深孽重。不能爲朝廷守疆土。以致震驚堂陛。毒禍生靈。當死於國法哉。當此之時。神魂恍惚。常見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卽遠而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親承音容笑貌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爲形哉。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蟣蟲蚊蠅。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盂。便可終日。逆雖時遣問詆。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屢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覓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爲余言。從前罹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繯。嗚呼痛哉。聞之

文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邀一命之榮。口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幗臧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稍愧乎。余以識闇計疏。波累貽禍。萬死其何恤焉。余居重垣。迴壁中。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牆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卽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爲文以序大略。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山髡翁炭筆識壁。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秦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熟體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記楊雍建事

清初台省諸臣。亢直有聲。朝陽鳴鳳者。卽墨郭琇。海寧楊雍建。其足上諫垣乎。郭長西台時。疏劾滿大學士明珠。大學士余國柱。尙書佛倫。結黨專權。又劾河督靳輔。詹事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并其弟編脩王頊齡。給事中何楷。編脩陳元龍。或侵冒庫款。或奔競寅緣。一時直聲震然。台綱一整。楊當順治時。歷三垣三載。前後疏數十上。有一日上九疏於天下大局。能見其大。不僅以鋤擊巨奸著也。新城王貽上。稱爲清朝諫官第一。尙可喜耿繼茂二王。并鎮廣東。楊言粵民連歲苦兵。今困憊未蘇。由兩藩并鎮。請移一藩以甦民困。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輔政大臣索尼。鰲拜。張威。福。奏事見之。皆長跽。楊入獨揖而立。輔臣目送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言事者得不跽。康熙三年。旨大赦天下。翌日。御前發紅本二囚當決。吏籍紙尾。進請抄發。楊曰。昨頒赦而令行刑。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均變色。爭持不可。楊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制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累公也。旋有旨三法司再議。囚得不死。直聲震天下。

湯文正之贛直

睢州湯斌。號潛庵。字孔伯。又字荊峴。清初順治九年。應選入二甲。十三年。授翰院。爲明抗節致命諸臣。紀實入國史。文字直書。毋少顧忌。閣臣金之厚。馮銓。兩劾之。世祖召至。原奏與觀。

并溫加慰諭。湯秉筆曾不因之少屈。撫蘇時。世祖南巡江督。幾欲毀屋修御道。湯力爭不可。世祖至獎曰。是事頗合朕愛民之意。并撤御饌賜之。蓋是時國基甫定。欲要結民心也。

湯文正毀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湯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諭旨通行直省。初湯以閣學遷巡撫。過漁洋邸舍。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湯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爲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湯文正之清介一

湯文正公斌。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吾至此。未嘗食雞。誰市此者。僕以公子對。公怒。立召公子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於河南耶。汝思啖雞。便可歸去。世無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因命跪庭。讀朱子家訓。并笞其僕而遣之。又公撫吳時。有司報湖蕩有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蓮芡或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

某氏奴。訐告其主。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其主母。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乃以訐其主乎。焚其劄。斃奴於杖。中外快之。近時頗有人詆文正諸人爲僞學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湯之潔已奉公。又何至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湯文正之清介二

湯文正赴嶺北道任。僱一羸載襪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及去蘇日。惟廿一史爲吳中物。公指謂祖行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當時輿評謂清興以來八座中一人而已。湯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於湖中。世多紀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可知淫昏氣燄。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數也。湯文正內召去蘇。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前。老少見者爲泣下。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尙書矣。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仍返其屏。

湯文正之清介三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筥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

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湯文正困於僉壬

睢州湯文正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峯。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婦女。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祖。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請屢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

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庭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黠。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論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

湯文正之禮賢

公任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公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錢塘馮山公景條陳淮

揚民困。因萬季野上書。湯文正公見書三歎息。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沈昭嗣曰。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又曰。青史名長。不在暫時科第也。文正公之禮賢下士。能受盡言如此。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鶴跡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歎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魏文毅之先見

順治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餉五百萬。魏文毅公奏請。敕部計軍需。足用卽止。詔除已派外。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荆襄。扼天下形勝。消姦宄之萌。爲部議所沮。復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荆湘。人以此服公之先慮。按公自臺垣至作相。先後二百疏。忠誠耿耿。上軼鄭公。此三摺尤有裨大計。孟子所謂社稷臣也。

姚端恪之謹慎

姚端恪公文然。長刑部。日方更定條例。公曰。刃殺人有限。例殺人無窮。吾曹可無愼乎。虛衷詳議。去其太甚。劑於寬平。決獄有所平反。歸輒色喜。嘗有囚誤刺字。爭之不得。歸而長跪自罰。公子堂應會試。爲總裁。王清所黜。清公所舉士也。撤棘後。始知之。來謝過。公笑曰。此足明

我兩人無私也。君報我厚矣。何謝爲。其生平謹慎。大都類此。

于襄勤任縣令時之得民心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爲老于成龍。襄勤爲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閣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閣。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清端撫直。誠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以江寧府闕員。請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簡在帝心。隆隆日上。隨聲偉績。與清端頡頏矣。

張楊園家教之嚴

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訓門人語。姚瑚所述。有云。默斯未冠時。（按默斯先生子名維恭）先生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瑚告先生。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多疾。奈何。先生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原注卽僕陸慎乳名）小時出鎮。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甚。投之於廁。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

趙恭毅公清節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爲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史立庵之孝行

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鄞人至今豔稱之。徒以其科第官階耳。按先生貳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爲子不孝。爲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己容以寄。亦令先生繪己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怵。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爲人子。亦何以爲人臣。世祖覽奏惻然。特許終養。及中途而父凶問至。哀毀成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稱先生以母病乞養。爲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遇赦免。誤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爲輕重與。

顧文端立朝之大節

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略。善射。以擺牙喇從征雲南。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平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比有功。洊長禮部。列內臣班。顧公雖以武功起。居家好治經義。矻矻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立朝持大節。不附執政。索額圖爲所抑。居要地數十年。致仕。卒無以爲殮。世宗在薄邸。遣王府官治其喪。乃克成禮。

葉文敏通賦一釐左遷

崑山葉文敏公方霽。順治己亥以第三人及第。辛丑通賦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葉適欠折銀一釐。亦被左遷。因具疏云。所欠一釐。準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見柳南隨筆。

徐公肅之風節

清初崑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學稱健庵尙書。而風節操持。不能不首數公肅相國。公官修撰。世祖常召見。討論經義。賜鞍馬御膳。恩如家人。世祖晏駕。公哀痛哭泣。羸瘠不勝。康熙十九年。從謁孝陵。猶悲慟不止。捐例初開。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上官保舉。否則罷。既又令輸銀免保舉。卽聽遷轉。公初爲祭酒。卽請免納粟入監之例。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

之辨而已。若捐銀得免保舉。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按此論與陸清獻疏廉耻可捐之說不謀而合。）因堅請停止捐例。後事例既罷。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復求開例出知州縣。其以京察大計被議者。亦復謀官廷議時。公爭之三日。卒從其言。二十二年大計一切餽遺。無敢及門。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詳見長洲彭紹升測海集。按郭華野參疏不及公。肅而康熙以後諸名人詩文筆乘。於徐氏子弟之豪橫。聲氣之舄奕。頗有微詞。卽亭林致諸甥書。亦屢以權勢鼎盛爲戒。然紹升公鄉人。其言殆可據也。

黃俞邵評騭周亮工

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績。斐然可觀。晉江黃俞邵謂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屢更盤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詞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恒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按櫟園侍郎入清朝後。敷歷中外。激揚雅道。樹立邊功。自不愧循良林苑中人物。俞邵評騭未爲失倫。至貞介若陶處士。古人與之伯仲者。前一管幼安。後一司空圖耳。卽論樂酒著書。亦豈侍郎所能比似。

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西北闈。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世祖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世祖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一。

李侍御有海忠介之風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歟。

李侍御鐵面冰心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郎曲卽賦其事）及三遮和尚。淫奢無狀。皆杖斃之。臺省貴人咸爲喪膽。李所書鐵面冰心額。今猶懸陝西道署中。

王漢李森先

掖縣王漢字子房。倏儻有經世才。中崇禎丁丑進士。爲高平河內二縣令。上書言事。懷宗奇之。召對。擢御史。巡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見其奏疏。及小武當詩一篇。真奇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入清爲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真淫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人莫不快之。劾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世祖廉知之。尋內擢卿寺。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長生。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欹則酒痕狼籍。有陽城之風。

李琳枝之風厲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

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耶者也。李素豪於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

費武襄公斬番僧

費武襄公揚古勲業。隆平噶爾丹功第一。其膽識亦正不可及。公嘗從聖祖之番僧。寺番僧中號爲活佛者。見上傲睨不爲禮。公卽揮刃斬之。上尤其魯莽。公徐奏曰。番僧雖貴。亦人臣也。豈可使無禮於君前。亂我國法。使有異術。臣抽刃時。應早令伽藍按捺。不延頸就戮矣。扈從者爭服其言。自此番僧見大皇帝。彌益恭順。

費武襄公防黠武窮兵之漸

費武襄公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出爲撫遠大將軍。旣奏凱。衆欲露布揚功績。公不謂然。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處敗績。某處絕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聖天子洪福。徼幸成功。實非意料所及。云。幕客皆咎其失體。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瘁。不可不使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黠武之患也。人皆攝服。濰縣令之清操。

河南侯戶部抒懷。順治壬辰進士。令濰縣時。清操絕人。大賈郭某陷於訟。薦紳爲之請者以

十數。侯閉閣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懲責。侯佯爲莫解。復曰。濫竽作吏。曠職懷慙。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懷出宰。其兄抒憚語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弟視若矣。故懷以清節特聞。兄之教也。見田雯古懽堂集。

魏尙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尙書（象樞）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以臨胸馮相國易齋（溥）薦起爲御史。不五載。至尙書。所著有庸齋閑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博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魏敏果薦陸清獻

陸清獻宰嘉定時。魏敏果公方長御史臺。與清獻素不相識。聞其政聲。以詩遙寄。有吏道雖

雜。天下豈無人。及盥手贈荒言。始終願自珍之語。值會推福建按察使。上命選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遂以清獻薦。後雖爲巡撫。慕天顏中沮。而魏公之求賢若渴。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魏敏果

魏敏果在臺垣。一日與吏尙王公永吉遇於途。魏當迴避。王堅請魏小轎先行。次日令其宗人語魏曰。吾每過魏公門巷。闕寂若無人者。吾甚敬之。若避我。則我心何安。後弗復爾。魏平時不謁權貴。大學士金公之俊請告去官。詣伏魔庵。庵與魏寓近。謂老僧曰。吾慕魏公。恨未識面。今將歸矣。可一見否。僧以告之。乃走晤。敏果嘗夢葛巾青衣儒繚者二人。召之曰。先師召汝。魏從之。至一處。宮殿崔巍。導入殿門。命行禮。二人鳴贊。先行九拜禮。曰。此先王之禮。後行三跪九叩禮。曰。此時王之制。拜畢。賜飯一盃。筯一雙。食畢。命出。魏曰。可到他處否。乃導之謁四賢祠堂。三間。內四人分坐。分兩層。上層二人。一貌清朗。一貌蒼古。下層正坐一人。貌修偉。面東側坐一人。黑而髻。命行四拜禮。正坐者閉目不言。側坐者呼魏名厲聲曰。范祖禹。說你有些好處。你勉勵著。唯唯而退。二人復從舊路導之歸寓。乃寤。敏果嘗爲益都馮相國所薦。馮魏同榜進士。而無深交。一日。魏叩馮所以薦者。馮曰。余爲祭酒。值丁祭。凡不與祭者。例

於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一日大雨。泥深三尺。同官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未幾公至。肅然瞻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來者。此余之所以知公也。

魏柏鄉相業

清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爲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爲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米二公。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灾咎。亦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語。幾誤國事。尤非大臣之用心。至柏鄉相公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爲明莊烈復仇。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爲世祖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爲豫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越。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爲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尤爲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愛公知人

英誠公諱（愛星阿）揚武勳王孫也。偕吳三桂入緬。擒獲明桂王。由榔有功。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額圖）以椒房擅寵。明（珠）時爲侍郎。因結索公。見知於聖祖。愛公謂索曰。

吾視明公材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志殊有所畏。慙。蓋忌公也。他日齟齬公者。必明。索不悟。後明招引高江邨徐健菴輩爲黨。索爲所擠。落職。抑鬱以終。如愛公所料。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英東）瓜爾佳氏。爲蘇完部長。清初首先歸順。其孫哈達哈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興京。路遇大風。某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燄烈然。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徑如甕。某方慄。聞巨蟒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降生。今歸本垣。汝歸奏聽。睿貝勒勿以吾爲念也。語畢。蜿蜒而去。風息。侍衛歸。公薨已二日矣。

褚庫巴圖魯

褚庫巴圖魯。姓薩爾圖氏。少爲烈親王牙將。勇冠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頸爲明兵所刃。公左手撫額。右手猶手刃數人。僵於城側。氣僅屬。城因以破。醫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撫吸其氣。猶可生。命妓如法治之。縫其頸。果復生。至順治中。從世祖幸南苑。彎弓逐獸。馬蹶。頸復斷。遂卒。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諡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

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爲刑部尙書。人以爲陰德之報。

圖文襄公用兵

圖文襄公諱（海）馬佳氏。輔翊世祖聖祖。功業卓然。康熙初。奏茅麓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事聞。聖祖憂之。孝莊文皇后曰。圖海才略出衆。曷任之。世祖立召公。授以將印。時諸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翌日聚德勝門。是日黎明。公至教場。檢閱畢。疾趨以行。不許夜宿。每至州縣村堡。命衆奴掠之。獲金寶無算。不數日。抵察哈爾。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今察哈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終身富貴也。衆踊躍夜圍其穹廬。察哈爾部長布魯額不及備。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陛見時。聖祖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謝罪曰。臣寔無狀。然以輿僮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何以得死力。然上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上之明也。聖祖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爲也。復令公西征。

聖祖識拔圖文襄

圖文襄公海。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鉞。果建大勳。文襄公明亮。少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

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昇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吾家快婿。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圖賴之慧

費英東子。能繼武立功。天聰順治間。方清兵之入關也。李自成前鋒拒之於一片石。勢銳甚。圖賴衝鋒帥先怒馬陷陣。破賊將唐通。又追敗李自成於望都。又從多鐸下河南。平江南。性亢直。見世祖幼沖。多爾袞結母后專政。欲白者屢。一日於朝堂面斥多爾袞曰。圖賴自矢於天。効忠皇上。不避諸王大臣嫌怨久矣。王爲諸王大臣表率。亦復同流合汙。賴圖不言。恐負先帝言之終。不免於戾。今欲自新。王幸勿姑息。不我教也。多爾袞心滋不悅。卒優容之。

陸桴亭先生

明遺民陸桴亭先生。深曉兵律。精通武藝。其所擅梅花鎗法。爲蜀中峨嵋山高僧指授。僧得兩弟子。一爲某總制。一卽先生。海內聞其名。而先生不屑用也。相傳先生家居時。忽來一遠方人。執弟子禮入謁。請留授業。先生納之。時與講誦。其人亦能了了。久之漸稔。乃以技勇炫先生。先生心喜。遂以槍法授之。數月辭去。不復至。未幾鄰境典舖被盜。其主翁罪保守者曰。若受千金之聘。而失禦以齎盜。是技之劣也。贖盜無獲。奈何。答曰。余生平恃以無敵者。一鐵

桿耳。獨峨嵎僧梅花鎗能勝余。是法傳派在太倉陸某。詰之盜有在矣。主翁以所言爲證。請當道問先生。牒至州。人力辨其誣。事乃寢。然盜終未獲。保守者以主人不悅去。先生亦頗疑請業之遠方人。適有所往。舟行晚泊。夜半忽有人破篷挺鎗入。先生起。奪鎗倒刺之。其人負痛遁。燭之不知所在。或曰失事家仇先生。故使賊謀害。或曰卽請業之盜。效逢蒙之殺羿也。

努三

滿洲斐穆氏努三者。清初隨康親王下江南。其時南都初破。民不薙髮者尙多。王於蘇州某村擒得百餘人。交努公收管。令於次日駢斬。公念其愚民無知。夜間悉薙髮留辮。次日面稟王曰。民已薙髮歸順。例得免死。王從之。其後百餘人子孫蕃衍。建廟祀公。越數十年。公第八子經過其地。見公木主。爲之墮淚。寺僧詢知爲斐穆公幼子也。百餘家子孫均來拜謝。各邀至家。款洽而去。公之子德音官至侍郎。孫曾爲三四品官者甚多。

姜西溟自信可錄者三事

吾鄉姜西溟太史。嘗語望谿。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按某指安三明珠寵僕也）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

崑山司寇。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崑山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亦吾故交。每愛吾文。後以攻睢州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翁君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嶄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以導太子矣。翁見之長跼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布。翁用此相操尤急。西溟旣沒。望谿乃述其遺言。

鄒宏志上拒賊復城圖

耿逆反於閩。其黨分陷浙之遂安。教諭鄒儒與其子宏志有拒賊復城之功。抑而未上。時康熙十三年也。越三十年。聖祖南巡。宏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啟奏。並繪圖四幀。摹當年戰守狀。乞請旌表。內侍傳呼幫上船來。召見宏志。以圖中有宏志冒死救父踰城斷齒事。上親驗視。遂邀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詩館。効力敍官。宏志後官山西岳陽縣知縣。增補六圖。徧徵題詠。王漁洋毛會侯諸君皆有詩。（按漁洋詩不見本集。國朝詩別裁集稱爲桐城方式濟作。）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徐立齋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庵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健庵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慎行入館。揆愷功叙掌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尙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文靖爲宰相。倘祥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無名氏吳城日記三卷。藏於印氏鷗天閣。紀順治二年。大兵初到吳門事。頗有遺聞可采。如五月廿六日。南京差鴻臚寺卿黃家彝。通判周荃到蘇安撫。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招諭慰安。此因新降。出力效忠。諸家野史所未及也。其他紀楊廷樞。劉曙文。乘諸人之難。都與志傳相符。別有一條云。洞庭兩山未靖。先之招撫。猶懷兩端。吳公統兵往。（吳謂提督吳勝兆）乃懼而迎降。郡中鄉科馮宁延。避迹洞庭西山。不肯薙髮。吳公令人勸諭。不從。乃執其家屬。仍不爲動。執向軍前。宁延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屍湖中。事在乙酉九月。按乾隆蘇府志。馮君無傳。但選舉門列崇禎己卯舉人馮宁延。吳縣人。字長年而已。跡其抗志捐生。與葉古爲相似。視楊維斗諸君亦無愧。然諸君皆列郡志人物門。死節事已炳然。卽古爲亦得後裔作傳表彰。編刻遺集。獨馮君二百年來。名姓翳如。事幾湮沒。非吳城日記著其大略。又孰知之而孰傳之耶。

顧亭林嚴拒夜飲

顧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先生至都下。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醺既畢。卽起還寓。

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梅村晚年得子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暲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壯。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然。後戊辰暲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闥自唱河中典。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梅村有難言之隱

池北偶談載吳梅村祭酒病革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闋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

完缺。至其詩集中如弔侯朝宗。寄房師周公芮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蓋甲申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

傅徵君不應鴻博之試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落拓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清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

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歧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于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令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乎。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肉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

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歸。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小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鞫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斂其事。爲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象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卽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却掃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說不行。

葉映榴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所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北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諡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漁洋爲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漁洋序論。

張尙書

堂邑張蓬玄（鳳翔）自明時已爲尙書。入清朝爲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堦而仆。世祖命內侍掖以行。出長安門。尙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爲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孫二如（昌齡）謂玄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戴京兆

戴京曾初名曾。子京字型遠。杭州人。登順治己丑進士。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

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閩章）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爲武林第一。康熙辛酉卒。兩子亦相繼卒。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王東臯爲吏部

河南湯陰王東臯。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爲清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杜（源）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王東臯清節

王東臯。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恆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庫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王東臯操行之清矯

陸清獻年譜。稱王東臯之在吏部。壁立千仞。東臯蓋湯陰王御史伯勉字也。少貧。借榻枯寺。

忍饑讀書。順治初通籍。謁選授行人。充山東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吏部郎掌選事。清介日有名。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誦此二語。惟求無媿。同年范印心自平陽入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賂之。約同年館卿錢縱。同往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遺之。東臬曰。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於尙書。固勸之。乃受。一日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東臬至。屬書之。辭曰。譯字非郎中職。出上意邪。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既改御史。時有貲郎。將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強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公改御史。時內陞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丁憂服除。遽卒。朝野惜之。謂斯人再出。其所表見。何遽落魏環老下邪。

三進士出處

漁洋云。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

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燾。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旣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陳忠愍

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統。駐夔州。遷寧夏總兵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尙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采龍輩叛亂。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爲長城。謂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僞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敢趨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乃心王室。其死也。上震悼。特贈爲公。諡忠愍。擢其弟參將奇爲天津總兵官。壽爲光祿寺少卿。

黃熙績守安慶

順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儀寧國等處。金陵幾不守。寇安慶。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辛丑論功。罪監司守令以下死者數十人。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仍世襲阿思哈哈番。通判李星詔亦得叙陞員外郎。世襲阿達哈哈番。黃閩人。李楚人。

三風太守

吳蘭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禽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頌酒弦詩。四方名士。往還若鱗。湖人呼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旣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園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世有劉義慶其人。此二事當入世說新語。

鐵面學道

溧陽狄公敬。順治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時方官屯田員外也。單騎之任。愆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集諸生於學宮。講臥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屏息。駭汗。不敢仰視。咸訾其過嚴。公曰。士習頹靡久矣。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按時服色。初定品官。猶或沿明制也。焚香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閱畢。卽發一切竿牘。不得行。而積弊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鮮入城市者。羣號公爲鐵面學道。公嘗識熊文端於鄉舉時。後文端居金陵。公已告歸。復相與講學談經。脩東林白鹿之緒。故文端誌公墓。其銘詞有曰。治稱廉敬。功翼典謨。按公著有尙書衍義。殆非阿好云。

彭訥庵之名績

南昌彭佑訥庵清初俠士也。力田養親。且耕且讀。年四十。父母歿。始有四方之志。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於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寧都魏際瑞以策干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遂獻議濠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金公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未幾。城遂下。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冑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金公將上功用。君攝監司。君拂袖行。抵廣州。傅忠烈公以書幣迎。謝曰。公惟忼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傅公果中詭計。入賊營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白金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餘皆以恤族嫻朋友之貧者。考其時江右多節義之士。如君之濟難履險。功成不居。蓋又視坐談策略者。加一等焉。

于清端深得羅城縣民心

于清端令羅城。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惻惻。感人。民皆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

止。公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人益憐公。每晨夕集問安否。問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清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聞公家人來。羅民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耶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獨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及千里。民技猶可賞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公一生得力在羅城。羅城治蹟。莫詳於公政書中。與荆雪濤書。

于清端政蹟

于清端成龍治術。爲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公撫綏遺民。多惠政。巡撫直隸。總督兩江時。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簞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乃半途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

盜具儀仗兵械。稱屍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被刑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躑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昨曰。子胡然。子非勾也。子爲于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

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西市。

趙清獻折獄之神

浙閩總督鐵嶺趙清獻公廷臣。惟良折獄。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杭人至今猶能道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篡簾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謂曰。天乎。吾辛苦積此錢。乃欺吾瞽而要刦乎。衆皆憤憤。公過。爲遮訴焉。屠者亦泣。陳公笑命吏取盆水。投錢其中。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既自承矣。公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眞盜。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頰顏赤。懸絳衣冠。猝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公曰。吾當禳之。密戒邏者分伺揀捕。果獲暴卒伏法焉。

內外蛾述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縉紳罹禍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籍。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啓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

都家不遠。我主爲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於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己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內外蛾。聞者傳爲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孥。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臚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崑山徐氏昆季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暑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大司成。遂絕不爲。昔李九我爲南祭酒亦然。蓋先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鑒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掇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卽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棖桷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愴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

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尙無恙。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爲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洊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王船山先生佚事

國初薙髮之命甚嚴。先生時在樓上著書。檄至。府縣會營。將草堂圍定。郡守某先登樓。見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覺其五體之投地也。亦可想見盛德之容。令人欽敬。有不知然而然者矣。

舒氏義烈

尙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尙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洊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幣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爵。因二三宵小。讒搆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剗去

兩目睛。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園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義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自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歷時。予鐵券。封伯。清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椎牛設讌。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閩。藐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癩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彝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爲其屬。謁張。張必降階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

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闈。賜錢二百。易麵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麵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眉之日也。倘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爲偷生疾貧之鑒。

跛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得

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崑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卽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鑛。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錕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沈百五批洪承疇頰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降清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清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

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攀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有死士五百人。沈後死。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一隊夷齊下首陽

明國變後。諸生多抗節不受試者。後出示云。山林隱逸。有志進取者。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詩嘲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喫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喫精光。清室退位後。大老多自託逸民。近日起用舊官僚。議起遺逸紛紛出山。殊令人追思明末之境界也。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高宗嘗閱睿忠王傳。以致明史忠正書。未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存原稿。補行載入。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答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正辭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並傳千古。亦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者也。

洪文襄之降

范冢宰（建豐）言。洪被擒時。太宗命先文肅公往說。洪謾罵不已。文肅善言撫之。因與談論今古事。適梁閒積塵。落洪襟袖間。洪屢拂拭。文肅遽辭歸。奏太宗曰。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後果降。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清初歸降。洪文襄公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搢紳故老。咸被其害。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爲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盡搬調兵馬糧餉。赴江寧。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夫婦縊死鐘樓。中外快之。

阿里瑪

清初有驍將阿里瑪。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盛京寶勝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爲多不法。世祖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勇亞於阿。命往擒之。占至阿邸。故與語。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數十武曰。汝何等人。敢與吾鬥。占以世祖命告。阿笑曰。好男兒。安惜死。爲何用給也。因受縛坐車赴市曹。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

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內可也。以足絙城門。囊洞間。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言。阿延頸受戮。其頸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奇男子也。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謝事。復獨居侘傺。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四庭肴饌。備陳珠簾繡幕。華燈輝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繽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酒數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破壁頽垣猶如故也。蓋公久蓄將略。無所施爲。聊借款客以展其懷抱耳。

洪承疇有功漢族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老。白頭南渡又南都。此諷洪承疇之背明歸清也。洪功成歸里。稱觴林下。坐客如雲。乃有朗誦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詞者。此其雋快。不在漁陽三弄之下。當遼陽兵敗。洪氏生降之日。徵特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尚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

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視。考洪以萬曆丙辰釋褐。時滿洲天命帝方有衆一旅。崛起於三韓以北。蛟龍初起。而佐命元勳。偏在南朝。當滿漢一家之日。洪承疇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旂人。不令旂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馴至入旂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之間而亡其族矣。蓋彼早已亡於洪氏矣。

永曆舉人譏誦洪經略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金之俊

左懋第之北使也。廷辯不屈。顧陳名夏曰。君先朝會元。何在此。陳無以對。金進曰。先生如此固執。何不知興廢。左叱之曰。汝何不知羞恥。金慙而退。世祖幸南苑。賜諸臣饌。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金進曰。皇上卹牛之勞。且然。況百姓乎。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芴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爲章赴募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尙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岿甍天半起觚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阮大鍼暴死

阮大鍼降時。清兵方下浙東。儼然以福建巡撫。爲掌握中物。隨征南行。至仙霞關。暴死。其僕下嶺求棺不得。時天氣炎熱。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舁下山。則尸骸悉潰爛蟲出矣。草草薄殮。不知埋骨何地。無子絕祀。

馬士英伏誅

馬士英。自南都逃至紹興府。入方國安營。既而阮大鍼亦至。清兵渡江。士英國安走台州。大鍼迎降。錄用降官。奉有阮大鍼投誠獨早之旨。以軍前內院隨征。急招士英及方逢年。方國安等出降。時唐王改元於延平。士英心懷首鼠。密表通軍中消息。及清兵下仙霞關。唐王倉卒出奔。書檜委棄道路。貝勒於亂籍中。得士英表。大怒。以洩漏軍機。與二方同日處斬。懸其頭於黯淡灘而去。時錢西頑先生在福建。親見之。

福祿羹

楊琳者。四川人。舊以小吏。給事張獻忠左右。順治末年。隨孫可望降。初授太倉州判。陞臨安知縣。嘗與人言。獻忠破開封。獲福王。醢其肉。雜鹿肉羹之。以分餉將士。名爲福祿羹。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國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闖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教所關。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云梟鸞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青拖紫之榮。不得與荷戟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蓋卽明降臣禮部尙書常熟錢謙益也。

錢謙益貢物單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盃。葵花犀盃。芙蓉犀杯。法琅鼎。盃各一進。法琅鶴盃。銀鑲鶴盃各一對。宣德宮扇。眞金川扇。弋陽金扇。奇金扇。百子宮扇。眞金杭扇。各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見謙益鄉人柳南隨筆。以是爲薄。則

厚者可知矣。

偽牘諭降江幾始末

紐琇曰。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僞命爲將軍。聚衆邵武山間。蔓延衢信。其所領卒。皆裹首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標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爲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僞牘。旣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僞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鳧輕。山鬪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況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僞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荊飛之勇。成連賈之功。可謂奇矣。其子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賸爲請。蕙攜謁焉。羽

扇流風令人欽挹。揖蕙而言曰：予卽粵觚中所載僞牘諭降之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爲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旣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關，委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澎湖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善習流筒，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鷁首，不數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敍戰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貢刀，令予跨赤驕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參戎，量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觚，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微之遺意。蕙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爲惜。詎公建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錄其言於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大猗段世昌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猗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

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覲生乎。

鄭飛虹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烝其後母某氏。某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爲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權臣好還

蘇克撒哈最受知於九王。卒傾九王以自免。學士明珠最善於蘇。見蘇旣危。遂附把免鹿公。殺蘇以自效。把免鹿公遂善明珠。人以爲好還之報。把免鹿公旣專政。攬權操切。益倍於蘇。督撫大僚。蓋無不入門如市矣。

蘇克撒哈之誅

蘇克撒哈以村辯受知九王。見事中變。盡發九王陰謀以自免。世祖大委任之。四輔同受顧

命蘇克撒哈才器出三人之上。開敏往往獨斷無所瞻顧。見漢官傑出者。傾身折節。下交之。既入其門。志之木札。積至盈箱。朝臣皆其黨矣。三人咸以才識推之。把免鹿公鰲拜不能平。卒計傾之。攝政初入都。圈地分八旗。九王鑲白旗下。多得善地。攝政既歿。御前正黃旗下。有言分地不如鑲白旗者。把免鹿公煽之。蘇克撒哈鑲白旗人也。聞之不敢言。言者滋多。敖蘇二輔。請遣大臣覆勘正黃旗地。詔遣戶部尙書蘇納海侍郎雷虎等。同固山牛彖科道部曹多員。出視地。擁衆數千。民間惶懼。正黃旗下原得善地者。憚於遷移。共言勘地之擾。流聞禁中。聖祖朝太皇太后。太后切責四輔。圈地擾民。事將中止。明日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疏相繼上。請罷圈地。把免鹿公大驚。疑蘇結黨。直通宮掖。力搆陷蘇。以二十四大罪。賜自盡。誅其四子。十二孫。嬰孩婦女無一免者。一子婦將免身。繫獄生子。抱赤子斷其首於市。藉貲不滿十萬。其子有踰十萬者。蘇妻聞難作。取箱中記札焚之。曰無遺禍舉朝也。婦之明決有過人者。四子皆爲內大臣。有相士見之。私謂客曰。蘇公諸子無一令終者。蘇公禍不測矣。明年而難作。

馬鶴子一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蒲擣

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於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鷓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撓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鷓子至。卽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卽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識馬鷓子爲榮矣。八王得舉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

馬鷓子二

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鷓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鷓子也。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啓敖。敖亦喜。俟其來。卽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濤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

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敖慢無禮。經略待之稍不如意。輒悻悻見於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疾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

馬鶴子二

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服。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

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匆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暨菜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臯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閒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

落耶。打卽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與女皆爲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於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衆。口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

馬鶴子四

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欺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

坐內庭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鷓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於上元之後。期屆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

馬鷓子五

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筭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筭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

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賈逆書二通。僞筭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貞於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良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入。乃背我獨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

馬鷄子六

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旣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卽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旣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郵。眈眈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

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遂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卽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於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卽歸耳。尙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卽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旣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

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未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暈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痰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畧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

吳三桂爲前明武舉

吳三桂，明之武舉也。出江南某公之門。某公歿，其子奉母以居，貧無以供菽水。一日於故書中得武舉試錄一冊，見吳名，始悟出父門下。時吳鎮雲南方貴盛，欲往謁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旣而貧困日甚，乃許之。鬻田質簪珥治裝以行。比至滇，旁皇歧路，不克自達，賣字市中，聊給朝夕。忽遇藩下護衛，詢其籍貫，知爲江南士人，邀至家塾。旣半載，賓主頗洽。因從容言欲一見王可乎。詢其願見之故，乃爲敘述師友淵源所以然者。護衛諾之。一日，吳大會寮佐，酒間歷言少年時起家科目，誇示座客。護衛適侍側，卽跪啟曰：王當日出江南某公之門乎。吳

驚曰然。汝安從知此。護衛曰。某公有子貧困。萬里上謁。至此無由自通。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吳大喜。立召之。使預賓筵。爲重客。留府第中數月。某以母老告歸。吳又大集賓僚。祖道贈以二萬金。別扇鑷一篋。爲母壽。皆珠寶也。某歸江南。遂爲富人。惜不知其姓氏。

清初唯一之蠹吏

潘某者。忘其名。清順治初。京師大猾也。祖若父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滿清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爲奸。疆臣日輦金其門。富至累巨萬。初潘窟穴於吏部。久之。諸部吏皆歸之。奉爲宗主。由是日益發舒。起大宅京師。園林邸第。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潘總其成。朝政交部議者。非盈其慾壑。不得直。且遭嚴譴。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之耳目。有不慊意。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內外大吏皆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清世祖以問大學士陳名夏。名夏不敢以實對。世祖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十人。治罪有差。京師爲之肅然。籍其家。得內外大吏交通文書兩巨篋。吏不敢匿。以聞。世祖不欲深治。詔焚之。翌日。世祖幸南書房。謂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輩何局促。乃爾。

某翰林對曰。潘耳目多。聲氣廣。恐朝廷未必盡治。言之或爲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後數舉以戒廷臣。

耿藩之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正建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正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後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猙獍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俺達公之橫暴

俺達公之信。尙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亦癡瘖滿體焉。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鬨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瘦狗而奔。不

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爲把竿之戲。二竿長大。以篋管爲之。繫節縈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爲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張文和辦理山左亂事之寬厚

康熙五十九年。山左鹽梟焚劫村落。率黨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文武大僚。捕獲百五十餘人。事聞。詔侍郎張廷玉。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往按治。聖祖面諭曰。奸民聚衆。妄稱名號。謀不軌。訊明應大辟者。卽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卽發遣。張文和公細察獄詞。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賊自稱仁義王。義勇王。飛騾將軍。觀飛騾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究也。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戍三十五人。用肉刑十八人。殘廢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二十五人。初盜魁供黨羽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不連染一人。世稱其寬厚。

張文和謹身節欲之效驗

張文和公幼體弱多疾。精神疲短。步行里許。輒困憊。尊長以爲憂。公因此謹疾。慎起居。節飲食。時時儆惕。三十通籍。氣體稍壯。嗣值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扈從十一次。夏則

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闊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失節而不覺其勞。康熙丁亥。聖祖以外藩望幸。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公皆珥筆以從。一百餘日。不離鞍馬。亦不自知其軼掌。世宗朝。委任益篤。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掌翰林院。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宣召不時。適西北軍興。旁午每奉密諭。籌畫機務。羽書四出。晷刻不稽。偶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抱案牘於旁者。常數十百人。環立番進。以待裁決。輿中馬上。披覽文書。吏人多隨行於後。候一言爲進止。又總裁史館書局。凡十餘處。纂修諸公。時以疑難相質。公爲之從容論定。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夜然雙燭治事。既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卽披衣起。親握筆改正。黎明付書記繕以進。而氣體之強健。反過於少壯時。見公所自述澄懷園語。自來天生命世。固多付以龍馬之精神。用能爲國家任重致遠。然公中年以還。謹身節欲。戒慎恐懼之一念。實足以後天補先天之闕也。

恩禮鄂爾泰

文端相國鄂爾泰。經略西路。將凱旋。世宗命戶部尙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櫛禁盤匱。械箠之屬必具。已報竣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諭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宅。復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宸翰。隨公

入第。上聞第中無園圃，賜以藩邸小紅橋園，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嗚呼！聖主之優禮至矣。人臣之寵榮亦極矣。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爾泰）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多出幕下。公嘗命張制府（廣泗）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兵事。及暮，張不得已，請將略。公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運糗糧，備整甲仗，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變易，惟在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懾服。他如哈軍門（元生）、董將軍（芳）皆出其幕，爲一代名臣。此數人至其家，皆執洒掃賤役。其家亦傭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也。

鄂文端公戒弟侈泰之先見

鄂文端公當國時，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一日公退朝，過爾奇書齋，見陳設都麗，賓從豪雄，甫掀簾不入而去。爾奇急詣兄問故。公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居祠堂時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禍不旋踵矣。爾奇跪泣謝罪，始已。嗣後伺公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敢見。然卒爲李衛劾奏，以侈敗。世方服公先見也。按宋子京椽燭修史，侍女滿前，其兄景文嘗有寄語學士，記得少年讀書某寺時否之語。文端誠弟政與之同，惜鄂爾奇無小宋之清

才而奢侈過之。宜其富貴之不終。

張清恪申辯擅動倉穀

張清恪公初官濟寧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振濟。公奉檄振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公上書申辯。其略曰。振濟奉恩旨。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邀譽也。饑民戶口皆可考。非肥己也。使上有特恩。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道乎。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發粟。武帝釋之。今已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爲戒。視倉穀重民命。害不可言矣。事得寢。此亦遭逢聖明。得行其志也。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儀封尚書通籍用中書。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題赴河工。以勞績補濟寧道。旋遷江寧按察使。聖祖南巡。以公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推獎無異詞。聖祖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人笑朕不識人。駕至松江。卽擢福建巡撫。按公以候補中書三遷。而膺節鉞。在當日已爲特達之遭。迄今士慕民思。巍然孔廡。不益彰聖祖知人之明與。

陳文貞得以人事君之道

康熙朝名人文詩集。惟澤州新城及長洲汪氏之所著。爲閩人林佶手寫。書法妍雅。尤可寶貴。攷新城長洲蓋卽澤州相國所薦達也。公爲學士時。上數問公能文之士。公舉王士禎以對。王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會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琬。汪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長御史臺。上咨九卿廉守令。公舉陸隴其邵嗣堯皆得擢爲御史。四公者。文學節概。均足衣被天下。振起來茲。然則賢如文貞。豈特儒雅過人。其於以人事君之道。視古大臣復何讓焉。

陳文貞格於禽獸

澤州陳文貞公性至孝。始登籍。聞太夫人病。卽歸省。後廬墓山居。有百鶴飛翔之異。鄉人名之爲百鶴阡。地多虎。公作飼虎文告之。虎乃避去。

梅定九約束宗族之嚴

梅定九徵君以曆算之學。受聖祖特知。一時大夫羣士皆延跂以爲異遇。顧徵君行誼亦自有不可及者。聖祖南巡。李文貞以君書進。呈德州行在所。命坐賜食。三接寵光。並御書績學探微四字以賜。朝士敦勸出山。徵君乃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

先與聖俞同祖。別支族繁也。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垂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不少恕。君沒。赴弔哭失聲。

陳文簡公扶事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慙顏於娣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爲春卿。文和公爲冬卿。丙齋公爲司寇。匏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揆方掌鈞軸。海寧頓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卽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陳清恪

清恪公諱誥。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竊發爲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旣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

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寧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怒。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卽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爲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衆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衆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會孫體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爲振威將軍。

左足赤痣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爲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爲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跣而視之。信。遂納爲筵室。生

二子。長文勤公世倅官宰相。次閻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膺仕。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

張文端兩次奏請聖祖多留江寧一日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駐蹕江寧。將啟駕矣。以在籍諸臣籲請。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輦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爲請。得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啟行四十六年。文端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聖祖亦允公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御書篤素堂三字以賜。在淮安。則御書謙益堂及葆靜匾額。在江寧。則御書對聯。及世恩堂匾額。他所賜賚。不可勝言。黃幄戊校之尊嚴。止玉輦以片語。綠野午橋之清闕。躍奎章於四隅。史乘傳流。有餘寵焉。

靳文襄與廷臣治河議論之異同

漢軍文襄公靳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二十四年。聖祖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公及成龍至京彙議。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公議。而通參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均是成龍寶應人。侍讀喬萊亦奏輔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勸視。

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公策也。二十六年。諭又詢下河田畝。何策可紓水患。公仍主築隄減水之說。時成龍撫直隸。聖祖以輔疏示詢成龍。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輔議。天顏在豐議均與公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公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公自請入覲。聖祖御乾清門。命輔與成龍。琇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公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聖祖南巡閱河。輔從行。聖祖親見隄工河道。始褒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三十一年。復任河督。而公不久逝矣。逾年召見河督于成龍。原署河督董訥。責以排抑靳輔。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

趙公讞獄

吾鄉趙恭毅公令商邱時。道有死人。往驗。赤身有刀痕。不知誰所殺也。歸途不三里。見小村

短牆內有新浣下衣曝日中。青蠅集焉。忽心動。至其家。一老婦出問之。年六十餘。止一子業耕。餘無人。突問曰。汝牆內所曝袴何處來。婦色變曰。老婦所著也。問有何穢多蠅。婦益窘曰。月事。公曰六十餘婦人。寧有此耶。拘其子至。責以殺人狀。不肯承。公曰。而母已服。園中袴其臟據也。子乃輸其情。云在田刈麥。見過有包裹。截殺之。而褫其衣袴。刀在竈突中。起出。半日而獄成。

趙恭毅撫楚時微行察事

趙恭毅公撫楚。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公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携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屬縣水災。公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縣堂。令驚起伏謁公。索米飲一甌。啜已卽去。

康臬使保全孝女

乾隆三十年。元和令某廉吏也。卒於官。無子。一女在襁褓。家隔數千里。貧不能歸。夫人挈女寓吳門。一老僕日負擔經營。以佐主膳。越十餘年。僕死。母女益困。居市闌小室中。針黹度日。

卽比鄰亦忘其爲前令尹女也。丙午歲大饑。薪桂米珠。炊烟莫繼。女性孝。泣謂母曰。異鄉孤寡。舉目誰憐。兒願鬻身爲婢。得資以膳母餘年。亦稍酬罔極恩也。母瞿然曰。汝父吏也。烏乎可。女曰。兒矢志自愛。決不貽吾父泉下羞。夫人含涕從之。言甫出。媒氏接踵。一日偕一媪至。言某鄉某太太願出重資。購女爲婢。夫人疑未許。媒從旁慫恿之。夫人曰。如爾言。我親送上門方信。議旣定。夫人乘輿送女往。則高堂廣廈。儼閱閭家。有太太者。巋然坐。謂夫人曰。我視爾女猶女。爾放心去。微察之不類大家。且室中聯語新豔。案頭管絃羅列。心疑有異。姑若不知也者。俄聞有哂笑聲。竊窺門隙間。則紛白黛綠者盈焉。仍不言。顧謂女曰。善伺太太。我再看汝。女涕如泉湧。夫人以目示意。登輿疾去。道經臬署。陡躍下。闖轅鳴冤。時廉使爲山右茂園康公。勃然怒。飛傳三令至。卽日拘媒及妓院人。按律重懲。并毀其院。公復指女謂三令曰。此梵梵者。若以匹敵。則亦令君之女也。忍令流落至此。且君等平時養惡容奸。非夫人不幾使縉紳女入陷阱中耶。茲姑不問。請各捐俸五百金。爲作嫁資。以謝過。咸唯唯。越日公招考書院。首拔者蔣生名瀛。寒士也。青年未娶。公卽爲作合。又自出五百金。爲生完聚。

宋尙書平亂之鎮靜

商邱宋尙書學。於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奉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譁。西江震恐。亟鼓

棹入南昌撫慰之。蒞事未十日。突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逆。以酉字帖授其黨。將以詰朝謀不軌。公偵知奸謀。乘夜計禽二元惡。旦卽縣首藁街。餘黨獸散。亂遂平。公自作禦變詩紀事。儒雅鼓吹之才。乃有此從容鎮撫之策。固知封疆大帥。亦不可不用讀書人。

姚啟聖全家之奇特

會稽姚尚書啟聖。生而倜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鼾。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二健兒。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隨之。哭持牽洵洵。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女子去。亡命隸漢軍。平臺一役。公功獨多。夫人何氏亦絕有力。舉石臼如無物。公奇之。娶焉。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擊之。馬爲之却。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以功授知縣。擢部郎。出知開封府。諭以京堂用。自請効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官。天生奇人。萃於一家。匪適然也。

李天生之豪俠

李天生檢討。性行忼爽。尙氣概。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直之氣。生平與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講良知。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在都門嘗與毛西河論古韻不合。西河強辯。天生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

之。西河駭走。天生古豪傑。其周旋亭林二曲。不媿古人之交。其劍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氣象。然以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窮。非勁敵如天生。恐亦不足以折其驕橫詭誕之氣。宜當時傳爲快事云。

孫文定阻子應試

益都孫文定公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公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不許入京闈。嘗曰。吾爲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溷。爲結納之資。平生廉隅掃地矣。寶侗卒爲諸生。漁洋池北偶談稱文定此一節。有唐貞肅王忠肅兩公之風。洵非阿好。

沈歸愚尙書訓孫語

沈歸愚尙書於清朝儒臣中。最稱晚達。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鄉試時。固十七次落第秀才乎。蓋尙書年六十有六。始膺鄉舉。不自料其後日恩榮至此也。

郝浴出處之恢奇

定州郝巡撫浴。生而機警。負異材。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興亡治亂。而慕諸葛孔明李鄴侯之爲人。順治初。通籍卽上書指陳利弊。娓娓數千言。

由御史奉命按蜀。破巨寇。劉文秀等。且密陳吳三桂跋扈狀。三桂銜公深。一再傾軋。公坐是降調。旋流徙盛京。安置。公至鐵嶺。僦屋潛居。日手周易一編。哦吟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三桂反。起補原官。疏論兵事多奇中。巡鹽兩淮。百廢具舉。轉饟大有賴焉。最後擢撫粵西。汰冗兵。置戍。停鼓鑄。省郵傳。養士擇將。通商惠農。瘡痍頓起。聖祖嘗語左右。粵西善後。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初。王師凱旋。經費不貲。公嘗權宜動庫帑。又前撫傅公。因饋饟不繼。亦多所那移。未及補。而公卽世。署篆者劾公侵隱。吏議落職。追賠。上曰。郝巡撫廉能素著。其所動支。必非入己。著免追取。公子進士林。復牒上公冤。諭復原官。賜祭葬。按公躬襄聖運。其所遇時會。與孔明鄴侯不同。而盤根錯節。前沈後揚。樹立恢奇。卒有以踐其生平之志業。亦何恠少年英邁。早如處囊之錐。躍冶之金耶。

葉燮與陸清獻同列彈章之欣幸

嘉善葉大令燮。知寶應縣。修決隄。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政聲大起。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並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語雖解嘲。而清獻之介節忤時。至使同列彈章者。引以爲重。亦足見人心是非之公己。

蘇閩士民對於張清恪之感情

又公撫蘇時。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嚙禮互訐。廷臣多袒嚙者。上諭削嚙禮職。而公留原任。此舉當載信史。無俟致詳。其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忱。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慈父母也。嗚呼。此豈易得於小民哉。

南亭老人

南亭老人。王姓。名世芳。字徽德。浙臨海人。生時。父夢星降南方。故號南亭。長有勇力。尙氣節。康熙丙辰。曾養性犯台州。祖遭賊害。老人年十八。隨父請兵。夜襲賊營。殺賊無算。養性敗死。值主將卒。功未敘。歸而讀書。家貧。賣藥自給。而拾遺金不昧。入天台山。遇異人。出瓢水飲之。遂有異。嘗見巨魚暴陸地。取投諸河。化龍去。宵行遇虎。以爲牛。拍之。虎嗥而避。年四十九。始入膠庠。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官。遂昌訓導。百有九歲告休。晉秩少司成。七世一堂。壽終百十七歲。

記丁藩伯還婦

一裨帥從某地戰勝歸。戲下多婦人。內一妹。光麗甚。軍中謠言曰。吾帥得美人。帥欲污之。美

人曰。吾縱失身。寧能備兵兒後房耶。誓不許。帥恚甚。而又疑其語。時藩伯丁公。方以天子侍從。臣出觀察江南北。鐵面持斧。與綉衣等。帥畏之。私念美人憎余老兵。而觀察以翰林供奉。出禁中。稱才子。匹之。美人喜。卽觀察公必喜。擇吉日。戲下諸婦女。咸相率賀美人。已而帥飾七香車。強美人登車。戲下諸婦女。洒涕送美人。商旅市肆。扶老携幼。聚族觀美人。縉紳博士。弟子私議曰。觀察公奈何受美人。旣而冷語曰。觀察公應受美人。美人至。觀察公微笑曰。時不吉。吾未可見美人。且貯別院。命侍婢進薺澤。潔飲食。卽觀察夫人。以及蒼頭奴子。咸信曰。觀察公愛美人。又疑曰。觀察公奈何不見美人。美人居數日。命製錦衣一。布襦一。賜美人。且傳語曰。詰朝見美人。明日。侍婢促美人沐浴膏粉。薰以蘭麝。蒼頭奴子。又相率私賀美人。吾不知觀察公果愛美人否。美人意果移否。薄暮召美人。衣布襦。椎髻出。匍匐拜燈下。哽咽卒不能語。良久。啼有聲。舉首光麗。與華鑑相射。觀察公傳呼曰。小婦宜拜。嗣後慎無拜。側目觀其衣。甚喜。美人啼已。又拜。長跪曰。賤妾士人婦也。家破身俘。道路聞夫存。忍死冀見天日。居戲下。懼見辱。瀕死而幸不死。又忍死以乞大人憐。啼痕濕布襦。左右皆泣下。觀察公剪燭長笑曰。吾聊以試卿耳。汝義不污營帥。吾備位禁林。值史館。見忠孝廉節。必表揚之。今者天子命吾陟外臺。激揚風紀。寧妾士人婦耶。汝且歸別院。命快騎之某地。踪跡其夫。不半月。士人

至。觀察公命美人居北院。士人居南院。兩院窗齊啟。夫識婦。婦始識夫。遙不得語。隔窗而啼。泣盡而繼之以血。觀察公徐曰。召二人來。語士人曰。汝婦貞。微吾。妾汝婦矣。命左右飲食之。使去。甫登舟。傳呼曰。召美人來。美人驚。既至。問曰。汝夫來。有糗糧乎。有衾褥乎。疾應曰。有。急登車而去。甫登舟。傳呼曰。召士人來。士人驚。美人驚而啼。既至。問曰。汝遠來。有糗糧乎。有衾褥乎。士人蹙額曰。無。觀察公大笑曰。汝書生。遭亂離。倉卒欲見婦。不暇他顧。吾以金二百。君行。命二卒護其舟。江南北始聞公受美人。駭而疑。美人入室。益信。既聞納美人。冷語如故。久之。又聞公召其故夫。則大喜。感激如身當其事者。久之。聞賜金以壯其行。則又感激人人泣下。

呂尙義破賊事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爲盜賊。剽劫村庄。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攻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礮鎗。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贛鎮

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尙義鷹自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卽見之。發鎗卽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尙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卽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爲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旣接。則有以氣與力爲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爲軍中無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烏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心手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呂尙義父女二人。烏鎗可連環不絕。技旣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

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特以山居老。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趙勇略

趙勇略（良棟）甯夏人。年二十四歲。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從英王征陝。受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軍。康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異詞解免。旋補天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前往。聖祖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兵。歸原汛。刻貪墨。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甯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聖祖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檢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里。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檻。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囤木柵。設礮以待。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驕馬。率麾下五十人。橫刀渡江。江淺。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半渡。天忽風吹。

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筭千。奏繳之。聖祖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倚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三桂新死。宜乘機速進。聖祖許之。當是時。清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裏濠相攻逼。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語駁詰。而公又不解。瞠目牴牾。幸公已奏聞。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礮臺甚密。白晝攻之。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結營立壕。牆上架火槍子母礮。身披厚棉。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濠。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進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盜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戇。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爲明珠姪。珠心怵之。授意兵部抑公功。公復屢疏爭。珠使其黨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聖祖優容之。命乞骸歸里。

聖祖征噶爾丹時。辛其邸。問方略以行。敍功封一等子。嘗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也。惟性褊狹。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之。歸數年卒。謚襄忠。乾隆中。高宗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一等勇略伯。

賽諸葛

康熙中。三逆叛。諸將率多逗遛不戰。擁兵自衛。惟護軍統領希公佛。累戰有功。多以奇謀致勝。軍中呼爲賽諸葛。庚申元夜。公統攻衡州。賊將夏國相胡國柱。擁重兵守之。公謂衆曰。衡州爲吳逆僞都。故防禦極嚴。若使豫爲治具。則難立克。頓兵堅城之下。最爲兵家忌。不如乘今夜令節。賊疎懈時。暗襲。此李愬入蔡計也。因連夜趨兵抵城下。賊果皆酣飲。一鼓下之。夏胡二賊。倉惶跣足遁。公撫恤殘黎。湖南諸郡。傳檄而定。爲南征第一戰功云。

破肚將軍

康熙間。澎湖之戰。漳浦藍軍門。實爲前茅。賊艦蔽江迎敵。礮中過腹。腸出矣。血淋漓。公族子法爲掬而納諸腹中。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有紅毛醫能治之。卒無恙。臺灣平後。公入都。抵趙北口。遇聖駕出水圍。馬凝立不及避。乃舍騎步入梁園中。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口。臣藍理從福建來者。上問是征澎湖時。拖腸

血戰之藍理邪。公奏曰。是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嗣專闖浙江。每遇南巡。迎謁。聖駕見公。輒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又引見皇太后曰。此破肚將軍也。按東漢賈復。北齊彭樂。唐郭琪。皆以臨戰腸出力。疾殺敵爲奇勇。軍門澎湖之役。復何減古之驍將哉。

范忠貞對耿精忠之語

康熙初年。撤藩議起。吳逆反於滇。閩藩耿精忠遙應之。巡撫劉秉政降。精忠環兵刃脇總督范忠貞。公挺身前。嚼齒大罵。精忠執之。復使秉政來說公。秉政時已爲僞樞密使。公蹴之仆地。笑曰。逆賊分卽死。予先禡其魄矣。精忠見公無屈意。乃使人問曰。聞公昔與水月和尙游。和尙何言屬公邪。公叱之曰。吾家世孔孟。忠孝大節。豈死生所能奪。卽彼緇流稍有識。亦必以忠孝勸人。豈肯妄言禍福。歸語爾主。善自爲計。無取族滅。水月杭州人。嘗書數語以示公。若爲後日兆者。諸家述水月語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問。則詞嚴義正。與顏含所謂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張巡所謂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同以浩浩落落。揭日月而軒天地也。

黃太常密陳平台灣鄭氏方略

清初平海寇鄭氏一役。袁隨園撰姚公啓聖神道碑。謂發縱指。示姚實首功。而提督施琅攘

之讀沈尙書歸愚文鈔。則姚督部之功。又多出於漳浦黃太常。方督部奉命入閩。太常謁軍條平海十便。督部用其策。相與密謀。伺間出奇。先收諸要地。以蹙其勢。乃大開修來館於頃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卽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謀至密。使諸營門。欸之。諜卽以情輸。戰有日矣。或填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漳降。賊互猜貳。歸者日衆。賊黨日孤。我師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復海澄。克廈門。澎湖一戰。鄭厚克塙面縛求貸死。海寇以平。諸將克金廈門時。議悉誅賊黨。以其子女資財犒軍。督部申來禁令。全活數十萬衆。亦由太常密請也。太常總藩湖南時。適武昌夏逢龍亂。已陷四府。廷議出京軍。上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么麼跳梁輩。時撫臣亦擬請兵。大常第主靜鎮。未幾逢龍果誅死。然則太常亦人豪矣。（按太常以道士自鄭氏來降。復入臺。以計間劉國軒於克塙。鄭氏由是失勢。見全吉士姚公神道碑。蓋亦唐魏文貞之流亞云。）

雙忠祠

勅建以祀死節之臣。溫處僉事陳公。知永嘉縣事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耿叛於閩。勢張甚。浙東西大震。温州首被圍。二公相與謀曰。溫界閩越之交。無溫是無閩浙也。吾儕讀聖賢書。誓以死守。脫不濟。義不可苟活。約既定。洒泣登陴。帥士民畫守禦計甚備。而總兵官祖宏

勳者潛通賊爲內應。佯以缺餉激怒其衆。一軍甲而譟。刼二公會議於郡之大觀亭。二公大聲曰。欲餉則與餉耳。是何爲者。又反復開諭。以國恩不可背負。宏勳語塞氣奪。恐衆心動。益大怒。時陳公方以扇指麾。突以白刃橫擊。手隨扇墜。馬公瞋目大呼。急起搏賊。賊從後揮刃。中公頂流血被面。公卽以首摔宏勳曰。吾與若俱死矣。俄羣賊蜂至。遂同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甲寅六月朔日也。丙辰。王師定閩浙。上其事。詔從優議。贈卹廕祭葬祠禮。復賜陳公諡忠毅。獨馬公格於階。例不得予諡。會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莅吳。時馬公之子。以參議督糧吳會。援陳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請得俞旨。賜諡忠勤。又御書旌勞。葵忱扁額。俾揭祠首。蓋異數也。按二公皆起家乙科。陳公初司李於蜀。課最入。郎署。旋以僉事出守。馬公始任山左之昌樂。有惠政。補永嘉。陳公諱丹赤。字獻之。福建侯官人。順治辛卯舉人。由溫處道僉事。贈通政司通政使。諡忠毅。馬公諱瓌。字奉璋。陝西武功人。順治甲午舉人。由永嘉縣知縣。贈布政司參政。諡忠勤。參議公名逸姿。字鶴伯。由廕生入仕。有能名。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中有一條云。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於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瓌。皆在坐。逆鎮厲聲曰。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卽夜捕手林莪者。挺身前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陳公。

出。逆鎮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等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鎮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莪像。被旱服。懍懍有生氣。

福貝子事畧

康熙十三年甲寅閩變。温州二月聞警。三月方知耿精忠謀反。已有賊據分水關。溫鎮總兵祖宏勳謀害溫巡道陳丹赤。及永嘉縣馬璵。卽迎賊衆。及僞都督曾養性進城。盤踞全部。浙撫奏聞。特命固山貝子福喇塔。授爲寧海將軍。偕康熙親王帶領旗兵。至杭州會議征剿。康熙親王分路由衢州救閩。福貝子救護溫台等處。時賊衆甚多。恐糧餉不繼。將民家銅器盡行追比。卽開僞局鑄錢。名曰裕民通寶。又鑄大礮。鐫曾養性姓名其上。聚衆數十萬。八月遣吳長春、朱飛熊攻樂清縣。樂協蘇墓代死之。乃長驅攻下嵎縣、天台、仙居等城。時曾養性赴黃巖助戰。朱飛熊請從水路帶兵攻台州。吳長春請從陸路帶兵攻黃巖。十四年八月。貝子自錢唐江飛渡紹興。進發。遂斬僞都督吳長春於黃巖。僞將軍朱飛熊水戰中彈斃於臺州。貝子乘勝連復數縣。曾養性從水路逃回温州。貝子統兵追躡。從柘溪沿山至青田渡江抵溫。賊由上塘抵禦。貝子預於綠嶂地方之寶勝寺伏甲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佯退綠嶂。賊尾追

近號砲一聲。伏兵俱出。截住石甲灣。賊首尾不克相顧。溺死及殺傷者無算。賊勢大潰。養性聞報。急於西南城外。房屋盡行拆毀。將屋柱運至西城陡門頭。造木城一帶。至三角門止。又運粗石墻於陡門頭。隔河造石城一帶。又自陡門頭起。至三角河止。造泥箆。離石城掘河數丈。將泥運入箆中。名曰泥箆城。將及完工。豈期大兵從柵溪間道而來。道路崎嶇。貝子親自牽馬步行。風雨驟至。帳房未到。與士卒同在雨中。相爲勞苦。遂發兵攻青田。越和嶺。至威寧灘。編箆爲欲渡之勢。處州石帆楊梅岡等賊。望風俱逃。時賊船自郡江至青田港。鱗次櫛比。貝子命喬千總帶領甲士數百。在下馮山鳴鐘搖旗。作安營狀。賊瞭望以爲不復進兵。不料大兵已潛由溪口過平堰灘。從白溪一路。踰天長嶺。直至郡西山屯營於君子峯上。中有甌浦嶺。東南角三峯連續。直達護國寺左。曰萬丈平山。貝子常登其巔。相度形勢。俯視郡城。瞭如指掌。卽令各旗安營。而每日用大礮攻城。賊兵驚擾。被傷者衆。時當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無人收割。貝子查隨征官員。獨缺永嘉縣丞一員。遂發令箭一枝。令夏聲管永嘉承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聞信相繼而出。夏聲遂用永嘉生員林文綸（字綰青）周聲（字翼子）二人。相爲助理。勸諭百姓收割。並勸往營盤貿易。貝子每日差人巡視。如有縣買者。以軍法從事。衆皆悅服。貝子正議進兵。詎意賊於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將所製火箭。煜

於西山相近之陽嶼。呂家嶼淨嶼寺。諸山下埋伏。於二更時分。潛出三角門。水陸齊犯。投強火燒著各營盤。貝子即派夸蘭達丹母布總兵陳世凱等出戰。大礮打沈賊船。不可勝計。貝子登高瞭望。用誘敵計。令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親督大軍下山殺賊。賊兵因無隊伍。大敗。追至將軍橋灰橋等處。扼其歸路。賊不能過。盡墮水中。水爲不流。斬首二萬有餘。活擒賊將無算。吳旗鼓全家俱沒。曾養性墜馬。浮水逃入郡城。堅守不出。貝子登紫芝峯。見將軍橋姑娘莊新橋一帶大河內。積屍填溢。不覺流淚。語諸將曰。此等皆朝廷赤子。我奉命救民。今殺傷如此。能不心慘。積屍作何處置。總兵陳世凱巡道姚啓聖知府王國泰知縣鄭廷俊。在旁領一老民徐應龍參見曰。此人目下收拾屍骸。已有數百具。貝子稍慰。卽發賞一封。謂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須擇人助理。事成後。當請給官職。指陳世凱曰。好个將官。可稱爲陳鐵頭。復謂諸將曰。賊今退入城中。心胆俱裂。唾手可破。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當體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殺以傷天和。衆皆曰。此我王之陰功。甌民之大幸也。適康親王咨請會閩征剿。時營內有大小礮三四十位。貝子悉心籌畫。押運過嶺。衆軍繼之。行近靈福。賊又於袋頭山攔截。勢甚猖獗。諸將請戰。貝子曰。爲將之道。必動出萬全。方能取勝。時大礮過山。已有三十餘位。現存九位。尙在橫山五鳳樓山脚。因選強兵於夜靜時。潛運大礮。安山腰者四。安山

脚者五天。微明各礮俱放。值潮盛長。賊船不能退我。兵疾趨港口。攻擊無遺。比西山之戰。更爲威猛。諜報養性自袋頭山再敗。後獨守孤城。已有歸順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速至。以解倒懸。貝子遂於八月十八日。自處州進發。至石塘嶺。卽遣陳世凱進兵。自率步騎繼發。二更至雙嶺張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賊營。賊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連破九寨。遂過石塘。賊子親督指揮。賊又連敗六陣。大兵遂至嶺下。乘勢渡河。僞都督連登雲等。皆鼠竄逃命。遂恢復聚戰。貝復雲和等。縣而溫台處三郡遺孽。盡滅。由龍泉振旅入。閩耿逆驚懼投首。養性在甌。聞報亦薙髮歸順。是冬遂次第掃平。

陳時夏

雍正元年。元謀陳閣學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四年署江蘇巡撫。世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賜人蔭。以慰高年行役之勞。案閣學撫蘇三年。興修水利以外。無甚政績。雍正六年上諭云。汝自莅任以來。盜不能緝。吏不能察。承追錢糧不及完二十分之一。蘇郡大開銅鋪。而不能禁止。河工遲誤。而不能勸懲。惟令戲班減少大半。緞鋪關閉十家。僧道數千人還俗。祠廟數處改爲書院。在汝意以王道變化風俗。但不知實有益於生民處何在。旋降授營田觀察使。

盧宗漢播造岳襄勤謀逆謠言

成都岳襄勤公。雍正三年以一等公總督川陝。望重勛高。又持鄉節。五年秋。成都謠言。有謂公以川陝兵馬反者。公疏聞。諭曰。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川陝兵淳良忠厚。其尊君親上。衆所共知。共聞。今奸民乃云從鍾琪謀反。是不特誣鍾琪。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特飭疆臣黃炳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旋審係湖廣奸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論斬如律。

寬容陳名夏

清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款者。率仍還其本職。保全始終。大學士陳名夏。輻轉矯詐。寧貸其死。乃猶與同僚寧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屢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卽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世祖頷之。後但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置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也。

韓文懿失恩眷之由

康熙中。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費由南巡。非侵牟。或謂張於

制府爲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議。衆議山大辟。宗伯韓文懿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恩眷日替。

江南季氏之富

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牆數里。中有複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霉氣侵碗。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孫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寸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閣謙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金具焉。及筭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憨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卽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爲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闋。又復理晚粧。尋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但有伺侯之煩。經營之瘁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爲雲客先生之子。幼奉崑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籙練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

熙丙辰歲計偕入都。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秘本。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卽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貽直）器量宏大。風度端凝。嘗有不時宣召。公雅步如常。或促之。公曰。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人服其有體。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爲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砂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讖。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尙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爲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

縣有藩下人張傳。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怒。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佛交驩。佛授意國棟。偕尙之璋。賫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卽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佛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尙之信禍兆斬首

康熙丙辰二月。尙之信約衆謀逆。送印僞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爲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道也。

粵藩豫定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爲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

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欽點粵西。竟沒於任。

陬邑辦差

清初大將軍福康安奉命西征。聲勢赫奕。所經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不一而足。傳檄至陬邑。缺既清苦。官亦疲懶。聞前途才幹之員。每有失誤。心甚悚惶。日惟涕泣而已。其官親某。向司徵比。碌碌無聞。今見其戚。官將敗矣。不忍坐視。謂令曰。能搜括三百金予我。不問出入。或可無碍前程乎。令姑允之。時值盛暑。炎威正熾。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極其寬廠。染古色紙以裱糊之。字畫皆用舊物。其椅桌以油核桃仁薰作烏木色。以人家用舊之藤竹蓆片。蒸洗一色。按其大小形像。製爲引枕靠墊。藍緞爲邊。以玫瑰雜楊花。代絮寔之。其簾幙用深綠色。蝦鬚竹爲之。其天棚自村口直接至上房。長有里許。上鋪蘆席。蓋以松毛。其陳設則購山中小松柏數百盆。夾道而列。所有茉莉花。夜來香之屬。反在其後。只覺芳香而不見其形。公館後及左右牆外三面。環列水桶。以竹截作筩。伏民夫數百人。各持一筩。吸水向上。徐徐噴之。俾屋上棚間。俱有潤澤意。又灑西瓜爲汁。稍加冰糖薄荷水。其涼沁脾。茶用蘭牙雪瑞。本係北產。氣香味厚。色亦清冽。用沙甌烹熱。置於水筒。以取溫和。鋪陳既畢。大將軍至矣。令出遠迓。大將軍由烈日中來。輿入村口。已覺陰涼。至公館內。兩旁松柏陰森。更覺沈靜古

穆並無結彩懸燈耀目增光之物。心地尤爽。坐其鋪墊。皆軟滑清香。及進酒席。則雪雁冰參。滴鴨糟雞之類。只覺香鮮配口。無一毫肥膩氣味。不覺大樂。謂從官曰。吾自出都以來。日夜不得休息。今幸得此福地。雖係尖站。必須住宿一宵。遣從人先往前站。五鼓當啓程來也。臨行給令二千金。以償其費。又面加獎勵焉。未幾令果得優保。仕至監司。皆此官親力也。

明珠

明珠字納蘭。於康熙戊午迄戊辰。十餘年間。權勢最盛。是時鎮定三藩。干戈將靖。明珠爲滿首相。與漢首相杜立德等。同盡贊襄之力。故世祖恩眷頗優。嘗以御書大軸賜之曰。朕萬幾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然未窺其堂奧。歲日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又於壬戌上元節。因海內乂安。時當令序。特宴大小臣工於乾清宮。賦詩紀盛。明珠亦與焉。次年上元節。復賜宴。且獲賞馬疋。甲子冬。世祖初下江南。明珠爲扈從。凡蘇州之虎邱。鎮江之金山。江寧之雨花臺。皆爲蹤跡所至。故其遺聞軼事。江南人猶有能道之者。

蓋明珠之爲人也。性狡滑。貌慈善。見人輒用甘語柔顏。以鈎探其衷曲。當時爲所籠絡者不

鮮。滿臣如佛倫、葛思泰、傅塔臘、席珠、漢臣如余國柱、李之芳、熊一瀟等皆是也。其納賄之鐵證。凡督撫等官出缺。必託人輾轉販賣。滿其慾壑而後止。故督撫等官愈剝削。而小民愈困苦矣。又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必承明珠之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亦多端取賄。士風文教。爲之墮地矣。顧明珠之貪婪如是。世祖未嘗不知之。曾語珠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龍者甚少。全才未易得。但能於性理一書。稍加觀覽。則愧怍之處甚多。雖不能全依此書以行。亦宜勉強研求。明晰理義。蓋因其嗜利無饜。故言于成龍以勵之也。惟明珠卒不悟。未幾言官郭琇彈劾之。遂罷大學士職。或曰。明珠雖以賄罷。而生平馭下極嚴。以故手操政柄時。凡屬家奴。無敢爲城狐社鼠之行。其法廣置田產。命諸奴分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自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又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政。諸奴有不法者。許主家長立斃杖下。卽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況他處乎。故其下皆戢戢奉法。惟謹。明珠之後嗣。嘗以奕世富豪。爲滿洲世家冠。至裔孫成安。因忤和珅坐法。籍沒。所度珍寶。有爲天府所無者。世人以此事。證紅樓夢一書。爲演明珠之家事。則誤矣。蓋成安籍沒時。距明珠執政。已及百年。其時代迥不合也。

上平西血書

查如龍。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僞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於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

劉玄初。蜀人。爲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

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俱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啓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卽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爲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啓曰。愚計此時當直擣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强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强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富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蜩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强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俞鐸不敢忤權要

御史俞鐸奏都門淫雨。大水爲災。江淮水沒田禾。宣命就近督撫親行踏勘。屏省騶從。無擾吏民。往見督撫。徒委有司。有司借勘荒科派。乞天語嚴飭。奉旨令指名奏聞。鐸再疏。往年見淮督委泗州知府某某勘荒。因派報荒多費。疏上。八月初五日早朝。傳旨召俞鐸面對咫尺。

御座。下詢甚溫。鐸仍以所奏對。聖祖曰。此康熙五年事。知州久經革職。何必再言。當舉現在督撫受賄。有司私派者。陳奏鐸唯唯。聖祖再三中間。把免鹿公坐聖祖前。注目直視。鐸懼。卒無所言。聖祖大怒。下部議處。然仍傳諭督撫。就近州縣災荒。屏去儀從。親行踏勘。星馳上聞。蓋聖祖於督撫將大有處分。欲言官糾舉。鐸却於政府。寧逢上怒。不敢忤權要。吏部疏上。擬降鐸二級。有紀錄二次。抵銷免降。聖祖竟批革職。輔臣奏若斥言官。絕言者路。乃如部議。

權臣用事

宏文祕書國史三院漢滿大學士各一人。漢學士柏鄉曲沃高陽三公。滿相首則班布爾善。次巴泰。次圖海。班相乃王子覺羅公。風流瀟灑。有漢官風度。巴相致政。內院缺一人。敖遏二輔。欲補以索尼第三子。聖祖不聽。國子公在奉天。禮賢下士。甚得內外譽。聖祖欲用爲內院。二輔力持不可。久虛此席。後補以刑部尙書對哈納。天子雖親萬機。獨猶敖遏二輔。班圖二相用事。學士明珠多諾四公羽翼也。明學士辨若懸河。兼通滿漢語言文字。既獲主眷。復多內援。百僚奔走其門。每歲將盡。內而部院臺省卿寺庶僚。外而督撫府鎮監司。致餽其門。數十日不得通。假寓宅旁。衛衛。次第通賤。始得納之。報命云。明學士家僮婢皆吳人。彼中大吏買之進奉者。服食器用儼然江南豪貴之不若。（案明珠康熙十六年七月。武英殿大學士。

太子太師二十七年革職。三十年復授保和殿大學士。三十九年內大臣。四十七年乃卒。

平西藩下老生

禮垣粘公本盛丙午典試滇南。平西藩下諸生五百。選二百人。送棘闈。一生年八十。請與試。平西以老不許。固請曰。生自束髮奮志。雖老不少衰。功名遲速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齎志不遇乎。王不得已并送之。諸官見此老生。無不揶揄之。受卷官視其卷。文既無疵。字亦楷細。異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老生竟中。無不拊掌稱爲佳話。《廣陽雜記》云。閩人粘木盛。自禮科典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旗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三桂藩下人。皆貴遊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厚。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二百五十餘人。從來未有也。

候缺相公

益都孫相。《案孫廷銓字道相。山東益都人。官至秘書院大學士。》丁艱歸。服闋赴京。報部起服。自昔九列京堂。無起服赴補例。諸老莫不笑之。目爲候缺相公。

高其倬柔奸

蘇撫高其倬。奏地棍夏壽。糾集多人。打毀濟墅關稅房。旨海觀甫離任。卽有此事。汝尙有顏

面乎。皇考每以高其倬與魏廷珍并論。謂有才均不實心任事者。汝勿以今日爲得計也。土棍妄爲。大千法紀。再不拏辦。汝不無縱盜大咎乎。高其倬之柔奸。皇考姑容之。朕斷不姑容也。

郭尙書

郭尙書（四海）納蘭氏。金台吉之後。卽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蔭。康熙間屢任臚任。嘗以宗伯攝司寇數年。亦異數。然聞其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見之。繼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日。其人言衣冠居處狀。衆以爲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熊志契

熊文端公（賜履）漢陽人。相聖祖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崇尚理學。號爲賢相。薨時家無擔石。賴族人熊本立治喪始葬。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侍。無訓迪。目不識下。聖祖眷念舊輔。召見志契。欲賜科目。問曰。汝何所慕。志契童騃。遽曰。我欲策蹇驢遊都市中。聖祖嗟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命上駟院。賜驢一頭。以遂其志。志契官四十餘年。以孔目終其身。乾隆丙午始卒。年七十餘。

善謔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驟馬行牙人。以附黃臙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朱藩兩檢討被劾

藤陰雜記載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來。以浮躁輕率。有玷講官。爲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尙存。按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閒曹。如中行評博之類。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藩兩檢討。尤負盛名。宜牛鈕亟思鋤去也。不然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獨竹垞一人。品學若稼堂。尙玷京官。誰復勝簪筆侍書之任哉。

公卿大僚惑於左道

康熙間妖人朱方旦。道光間薛執中。皆挾道術游京師。能驅遣風雷。役使鬼神。先期言休咎。多奇中。王公貴人爭拜座下。朝官趨走若驚。方旦經講官於入直時劾奏。執中以言官上聞。

皆依左道律服上刑。大僚多連染降黜。

郭琇胡煦之被誣

卽墨郭總憲琇。康熙間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外。世稱彭郭總憲。鑄職家居時。佛倫爲山東巡撫。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公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並奪公冠帶。逮赴江寧勘治。議遣戍。得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按時湖南專設總督）入覲。具疏訟冤。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蟻若此。佛時已入相。上親詰問。以舛錯對。命仍給誥軸。然已被誣十年矣。（二十九年奪封三十九年復給）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著函書數十萬言。聖祖屢召見。問爻象疑義。命畫圖講說。歎曰。眞苦心讀書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災。忤總督田文鏡。（按時河南專設總督）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式。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入覲。復原官。並復基孟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聖祖世宗之英明。郭總憲胡侍郎之氣節學問。久邀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尚非神姦巨慝。乃至家庭骨肉之間。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自白。吁可慨已。

姜西溟典試獲咎之冤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是科鼎甲不利。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鮑琦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闈。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并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

秦松齡因逋糧案罷官

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

江南逋糧之獄。擢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合觀此事。想見清初憲典之嚴。

崑山徐司寇鄉居怙勢

徐司寇被議放歸。欲延潘次耕於家。而亭林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讀此。知當日崑山兄弟鄉居怙勢。招致賓游。蘭艾梟鸞。雜然並進。其氣醜實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陶紫笥之志節

陶紫笥進士元淳。崑山常熟兩尙書之鄉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尙志節。季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領史局。季野爲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笥以文。已而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紫笥甫通藉。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義門於衆中。紫笥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甚不直紫笥。紫笥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粵之昌化。有惠政。

趙襄壯公操守

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爲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公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無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公獨以廉潔蒙聖祖褒獎。蓋公雖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氣象矣。

營謀薦鴻博科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賞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康熙己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如之說。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按施愚山年譜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九十餘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張石洲閻百詩年譜仍其原文。）上意寢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見閻百詩與陸翼王書。（或曰進三不如說者。高江村也。）

劉正宗修怨於施愚山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爲不日當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

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疆禦矣。

毛西河拒奔女

毛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當鱸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

宋文恪拒絕暮夜餽金

長洲相國宋文恪公德宜。官戶部侍郎時。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銅入京。夜餽公銀四十兩。求給門票。公斥出。立劾之。聖祖以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而褫九官職。或曰。公是舉視關西四知。其自律律人。尤爲峻絕也。

施琅爲鄭成功舊部

施襄壯公琅。少有識度。膂力絕人。通陣法。尤善水戰。諳曉海中風候。明末從軍討山寇有功。授游擊。嘗隸黃道周麾下。道周不能用。乃謝去。鄭成功託故明遺孽。棲海上。以琅爲左先鋒。而心忌其能。琅以法誅逃將。成功怒。執琅囚其家屬。琅脫身歸清。父與弟皆遇害。一日公

隨芝龍投誠。遂從大軍立功廣東。成功踞海島。誘而囚之。船中公以計脫。父弟子姪皆被害。一日公會事成功。見蘇茂以無罪殺。遂脫身來歸。考之諸書。均未核。成功後悔之。嘗曰。楚國之禍。其在子胥矣。後琅平臺灣。成功孫克爽。率其屬迎水次。人謂琅必報仇。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者。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布詔書。撫納降附。遣克塽等次第渡海。至內地待命。則非殘忍陰鷲之子胥所可比矣。

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吳三桂反書至。一夕都城內外所在火起。蓋三桂子應熊方以尙主在京師。其黨爲之也。王文靖公熙疏請將應熊速正法。傳首楚蜀。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奸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應熊尋伏法。始三桂恃鴟張之勢。子又威懿。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聞應熊死。驚悖氣奪。遂底於亡。

士子揭市文

康熙己卯京闈。以賄賂公行。士子爲文揭於市。逮治主考姜宸英。李蟠。姜庚死。李諱戍。遂命下科壬午。另編官卷。揭文出於怨口。非盡可憑。然必有以致之。主文柄者。可不慎哉。其文云。朝廷科目。原以網羅實學。振拔真才。非爲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之具。況聖天子加意文

教嚴飭吏治。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明詔。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絕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蠟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王熙孫景曾。李天馥子某）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工部尙書熊一瀟子本左。都御史蔣宏道子仁錫）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皆爲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雲鵬子）韓孝基。張三第。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攜湖撫資囊。潛通昏夜。（年遐齡子餽一萬）朱世衍昇督學穢蓄。直達寢門。（北直學院朱阜之姪）勵廷儀則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訥子）收嚴密。乃修同譜私情。不嫌乳臭。（榜眼嚴虞惇子）總是老師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友而獨收其壻。（狄字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師之壻）更恐言路關頭。必欲逢迎之盡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憲劉謙子姪皆中）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不敢違其囑託。（王熙西席二人管當子二人一齊中式）所可奇者。總督之長班賤役。致無弗盡其收羅。（王朝柱父范總督長班）費士龍以居停關說。半現半賒。（費爲黃編修之舅）蔣廷錫餽學道遺資。如攜如取。（河南學道伊子托嚴虞惇餽三千）王守烈憑虞山一餞。數月前先結狐羣。（王因嚴虞惇獻三千）廖廣融恃

相國專房。百名外續居狗尾。（賡融父鳳徵爲北門館客時出入其家）張翮許魁選而得義經之殿。嫌其少也。（預報元魁云魁定張翮以所餽少名次略後）姚觀以同鄉而兼姻婭之親。豈爲文乎。（姚乃宸英妻親）三場代筆。魏嘉謨遂占高魁。（魏代熊本終場本方十四歲）午夜夤緣。劉師恕儼居首選。（督捕右堂劉國黻數日前夜至李姜寓囑託其子遂中式）胡承謨之半萬。均係徽商。李昶年之八千。專爲廢籍。（山東革職閣學李膺薦之子）編修豈能蔭姪。知借力於家兒。（陳恂弟澍餽銀三千遂中北籍）僉事誠爲有兒。亦貽謀於乃祖。（趙繼抃濟甯道景從之子皆其祖吉士所通）趙熊詔因王而通李。數倍於王。（熊詔托王守烈獻李銀三千）徐陳基獻靳以媚姜。名先於靳。（周融杭州人挾貲五千托徐轉交姜二人皆中北籍）二賀父子異籍。具大神通。（壬辰進士賀寬子宏道中衛籍孫秉函中北籍）兩黃兄弟連名。若合左券。（黃宏深宏湛兄弟各五千）魏龍巨萬。洵是魁才。（魏嘉謨係乙丑進士專期子龍河家有巨萬）吳李多貲。果爲首選。（吳璉徽商係陳洵說合李治亦鹽商）借藏身爲活計。徐用錫之陰謀。（徐藏身直撫李光地幕中知縣獻以關節）託假館以夤緣。謝緒宏之狡術。（謝乃洮岷道緒光之弟假館於姜而納賄）胡天不弔。任輿獨少佳兒。（爲主考通線索者張預章陳恂嚴虞惇子姪皆中胡任輿無

子但居間得錢耳。黃物有靈。叔璫豈真難弟。黃叔琳居間中其弟。不閱文而專閱價。滿漢之巨室歡騰。變多讀而務多藏。南北之孤寒氣盡。取人如此。公論謂何。況夫數世長隨。擢居鼎貴。李蟠祖父皆作長隨。八旬老子。拔置清班。姜宸英年老。朝廷待彼。不爲薄矣。二君設心。何其謬哉。獨不念天聽若雷。神目如電。嚴虞惇撫床而囑。何偏值受命之辰。嚴初六日至李寓。囑託子姪皆中。黃夢麟餽參爲名。何必在赴宴之後。姜宸英赴宴之後。差人至黃處取參半觔。中其身費士龍。龍門未啟。題目何以喧傳。蕊榜未懸。元魁何由預報。預報諸名分毫不爽。售關節於殺妻之凶犯。豈謂知人。王兆鳳本姓賈。高郵人。殺妻問罪。逃至京師。匿良鄉傅署中。李姜屬意中爲解。元冒北籍。寄耳目於舐痔之懷。來甯云擇侶。此番皆懷來縣錢安世把持。嗚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爲人。李蟠中狀元後。投拜內監鮑三老門下。不赴親喪。早已窺其短行。姜宸英親死不奔喪。身辱者心必喪。李孝虧者忠必衰。姜似此敗檢。貽玷清流。以禦魍魅。未足蔽彼厥辜。肆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輩進退不苟。死生惟命。務請尙方之劍。斬彼元凶。當路風聞。既確。目擊又真。何惜彈劾之章。達諸天聽。不然。苟白簡之遲遲。致羣情之洶洶。一旦有義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國門。或殺之車下。四方聞之。恐笑士大夫之無人也。

朱三太子

康熙間。詐稱朱三太子者。一福建山賊蔡寅。與海逆勾通爲患。海澄公黃芳世。與營總都巴等。擊敗之於天寶山者也。一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僞號廣德元年。其黨聚於京師鼓樓西街。降將周全斌家。全斌子公直。首於都統祖永烈。永烈與都統圖海及吉哈等圍之。禽僞齊肩王焦三。僞護駕指揮朱尙賢。僞閣老張大。僞軍師李柱。僞總督陳繼志。僞提督史國賓。僞黃門官王鎮邦等。磔於市。至十九年。獲起隆。送京師。一江南金和尚。挾妖術。詐稱擁立朱三太子。爲崇禎帝子永王。潛相煽誘。聚衆太湖。聖祖南巡。謀劫乘輿。以發礮不鳴而止。事發。捕逆黨悉伏誅。所稱朱三太子者。年七十餘矣。解京師。鞠實。斬於市。

三桂軼事

吳三桂之寵姬。人無不知爲陳圓圓也。然圓圓外又有所謂連兒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寵之逾常。連姿容婉麗。嘗夏日侍三桂遊荷塘。練裳縞袂。執白扇立九曲橋上。遙而望之。疑爲出水芙蓉也。三桂敗。連兒爲趙良棟部將所得。不逾年卽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之句。麗質清才。猶非圓圓所可及已。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餘。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吹笛。宮人以次唱和。旋呼賞賚。則珠

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憧憧攘取。三桂顧之。以爲笑樂。三桂不善書。而每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朗然并列。窗外隙地數丈。悉栽細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插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趣攜筆墨於軒內。作壁窠大字。侍姬數人環視於側。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殆無異蓬壺閬苑矣。

請削門生籍

長洲何焯。康熙時拔貢。賜舉人。又賜進士。侍皇八子讀。時徐尙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海內新進。何亦及其門。會設太子講官。以湯斌、尹秦、鄂棻、舒淑、黃與堅、任湯、薦候補道耿介。適清廷下詔求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多指斥時事。下九卿議。執政惶恐。與同列囚服待罪。湯於殿廷宣言。董言雖妄。無死罪。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明珠入告。以湯當會議。時有慚對漢臣語。傳旨詰問。湯具疏引罪。耿亦以疾乞休。於是翁叔元受人旨。與尹秦舒淑開音布。并劾耿實無病。湯妄薦舉朝多不平。何致書翁。請削門生籍。天下快焉。

何義門索還門生帖之異說

常熟翁鐵菴司寇。受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

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十可怪

康熙時。浙江提學使程汝璞。每按臨考試。私帶姬妾入棚。或以七相公乳母託名。或以閱文相公託名。用轎擡入。嘉興各處。有十可怪之謠。如一可怪。廩增入學一齊賣。二可怪。嚇詐校官罵奴輩。三可怪。到處出棚帶奶奶。見魏環溪奏稟。學使之納賄。近百餘年。以檀斗生璣爲最。幾於一府全賣。雖參劾褫職。而宦牒已滿載歸矣。

會議張拳

康熙丙午。吏部尙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議各省差大臣二員。設衙於督撫之旁。以正督撫。相國馮溥。時官侍郎。執不可。謂國家設督撫。皆重臣。今不信。遣大臣實迫處此。而稽查之。甚無謂也。太必免性暴。聞之大恚。瞋目起立。張拳向馮。馮徐言曰。難肋何足飽尊拳。爾我也。既是公議。何不容吾再議乎。且議之可否。自有上裁。豈爾我所得專。疏上。清廷是馮議。太必免反交好於馮。旋以寅緣事發伏誅。

索額圖

索尼子。生貴族。性倨。樹黨羽。傾權利。朝士大夫非暗自託。宦不得達。稍失意。輒廣座呵斥。凡會闈榜出。索擇名下士者。令喻意。拜門下。不爾。抑之下第。與其黨額庫禮江潢等私議國事。康熙初。政地連震。左都御史魏象樞入對。屏左右。伏地泣。極言天變如是。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排忠良所致。會天久不雨。清帝命學士德格勒筮之。遇夫。德進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帝曰。安有是。德以索對。然猶豫未發。未幾。索家人告發。經查搜江潢家。得與索密謀書甚多。交宗人府拘禁。

松筠菴詩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州。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漁洋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上。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徐文敬逸事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儻舟者

爲隣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售。適出其門。

春和園之命意

忠勇傅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縣。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眷寵之中。意成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張文端養心法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用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急於進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韓慕廬宗伯。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以第一人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尙書。寧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筦庫人勢利

台州侯元經嘉縉才士也。詞賦敏瞻。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回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進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啟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矣。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

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僞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埕率百餘人扼于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貲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頌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

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爲殊榮。蓋其莫法尙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卽賜第西華門內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於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爲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於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三魚堂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裏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柳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頰。雙顴插髻。大口長目。步濶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日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

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尙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徵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張文貞

張文貞（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爲明史總裁時。其父湘曉先生（九徵）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九學哭廟

康熙時。兩江總督阿山。劾陳鵬年在蘇州府任內。受鹽典陋規。又逐羣娼。建亭南市。宣講聖諭。大不敬。論斬。解任。下江寧獄。諸生俞養直及士民數千。大呼請保清廉太守。不得。願入獄。

與太守同死。有誤傳養直死於獄者。時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出。於是好事者。繪九學哭廟圖。以江寧八縣合府共九學也。又有張黃旗於城上。曰如喪考妣。忌者因以大逆上。先是清聖祖南巡。大府委陳辦龍潭行宮故事。侍衛內監均有餽。陳一切不問。或置蚯蚓糞席間。清帝召陳詰責。適織造使幼子趨庭。清帝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南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而致仕大學士張英。亦以陳廉吏告。遂命入京修書。

厲樊榭

厲樊榭上計至都。同郡湯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將禮致焉。樊榭卽日襆被出城。不與相見。其峻潔多類此。家居旣久。思得祿爲養。亟辦裝。將詣吏曹。謁選至天津縣。羈滯數月。竟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超越又多類此。

朱竹垞喜食鴨

朱竹垞先生喜食鴨。一日病中夢游一園。園後推門入。有一大池。池中養鴨無數。問池邊叟曰。此鴨屬何家。叟曰。當盡以供君食耳。未幾病愈。又數十年。病中復夢至其處。宛然舊游處。則池中僅存兩鴨。復問人曰。前此池中鴨甚多。何以今僅剩此。則曰。盡被君吃完矣。嗒然而

醒。從此勅家人永不食鴨。越日有出嫁女從遠鄉來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鴨。攜兩熟鴨來獻。先生默然不數日逝矣。此與李文饒萬羊事頗相類。

李殿機

王氏亳州人。李殿機妻也。殿機父死於法。母張氏沒官。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因冒王姓。繼粥於紅旗厄爾庫家。王氏在本籍。年三十四歲。青叔兄強之嫁。誓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竟夫至京師。時殿機已配蕭氏矣。有城御史阮爾詢具疏上聞。竟爲夫婦。殿機蕭氏皆斷出爲民。同歸於亭。

施愚山

宣城施愚山（章閏）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爲論定。序而行之。

何義門

何義門焯。以拔貢爲李文貞薦。直南書房。賜舉人。復賜進士。改庶吉士。康熙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召赴闕。授編修。直武英殿。五十四年。有蜚語上聞。聖祖方自熱河還京。命收繫。并簿

錄其舍中書。付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間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粘簽以進。而辭吳縣令。餽金札稿亦厠焉。聖祖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僅坐免官。還其書。命仍直武英殿。

魏廷珍

魏廷珍。字君弼。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性骨鯁。爲漕督時。文覺國師南行朝山。儀衛尊嚴。地方大吏。膜拜如弟子。至淮。關督年希堯。首行此禮。河督嵇文敏。不得已從之。魏獨直立不拜。且上疏言臣不能從佛法。世宗亦不之罪。

李紱之崛強

李臨川人。生有異稟。讀書日二十本。由編修超五階爲庶子。世宗在潛邸。卽知其名。及卽位。授廣西巡撫。當時廟堂痛懲朋黨之習。尙書蔡珽。適獲戾。李面保。忌者因目爲死黨。而河南巡撫田文鏡者。由縣丞歷官巡撫。察察爲明。眷隆甚。嚴吏治。一劾動數十員。李以直隸總督入覲。過豫。一揖未了。卽厲聲問田曰。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耶。田立以李語入奏。李入。亦首劾田負國殃民。又連疏糾劾。會御史謝濟世。亦劾田。世宗以濟世所言。與李奏一。一脗合。明是結黨傾陷。宜嚴懲。於是內外諸臣。以全力排李。必欲死之。上知其才。又惡其崛

強欲摧折而用之。兩次決囚。縛李西市。刀加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李奏。臣愚雖死。不知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

翁氏兩孝子

餘姚翁運標。刺史。父瀛。廩貢生。康熙壬申。以妻兄鄔某官粵西。赴約。夜泊祁陽之新塘。失所。在舟。人大索不得。報其家。反行篋。失鑰。時君甫三歲。兄運槐八歲。招魂葬父。三年。母又卒。君茹苦力學。兄十三歲。卽歷楚粵豫章間。尋父不得。病歸。雍正元年。君舉進士。悲不得父骨。誓往尋。卜漢壽亭侯廟。有誰知意外得生還句。三卜而三兆焉。於是兄弟遍走湖南萬山中。刺血疏祈於神。兩年。仍無所得。榜一舟曰。餘姚翁某尋父。溯洄衡永間半年。一日泊新塘。遇土人鄭海還者。云其弟海生。於三十年前。失足落水。格敗葦。得不死。視葦中已有溺尸。身佩小鑰囊。因瘞之白沙洲。存鑰囊爲記。乃急遣持鑰證之。牝牡脗合。囊爲君姊前手製。以奉父也。始悟生還之讖。應鄭氏兄弟名。乃號泣啓封扶柩歸。於前瘞處留封樹爲志。時稱翁氏兩孝子。

鴻博科徵聘不至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撫謙嗣寅。江西魏禧。

冰叔。山西范鄙鼎彪。西陝西李顥中孚。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辛復元全先生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唯魏以古文擅名。其兄際瑞弟禮。皆有詩名。時號寧都三魏。

苒重光

句容。督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去。不知所終。嘯亭雜錄。稱其隱甘肅漢龍山爲道士。年九十餘。猶在。自稱繡髮真人。果有其事。可與金壇蔣修撰逃往四川峩眉山終老。畸人異迹。先後同傳已。

陳潢治水

靳文襄爲治河名臣。幕客陳潢。錢塘人。善治水。文襄用其策。遂有成功。嘗著河防摘要一書。同里張靄生。復纂河防述言一卷附之。康熙二十三年。聖祖特授潢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旣奠。潢倣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文襄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民。補歷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廬分界。歸者如市。關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文襄與潢皆削職。潢死。文襄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官。文襄功名彪炳國史。而潢事尠有知者。

薛佩玉殉節

薛君諱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進士。出李宮詹容齋之門。爲人孤介質直。臨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勻。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脅受僞印。薛君不可。登樓自縊。僕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誤我。非愛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鏞爲諸生。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亂。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川知縣劉公欽。鄰。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間關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尋死於粵。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瑾。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恪以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尋以病請。一妾鄧氏。一子粵郎。皆死。搖峒中。讀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子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陳黃陂人。舉人。

翰林建言

康熙間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履。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貞生。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鑄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詔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志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

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猗氏衛檢討爾錫（既齊）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爲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覩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孔東塘出山異數記

任以魯諸生。讀書石門山中。山在少昊陵直北四十里。史稱少昊氏都曲阜。葬雲陽。其山古曰雲山。因山有石門。後改今名焉。山多洞壑。及清泉佳木。相傳古之晨門。吏隱於茲。唐張叔明亦魯諸生也。卜宅其麓。杜子美有訪張氏隱居詩。又有與劉九法曹鄭瑒邱石門宴集詩。李太白亦有魯城東石門送杜甫詩。皆其處也。任誅茅疊石。結廬其中有年矣。康熙壬戌秋。予家六十七代大宗衍聖公毓圻。束書加幣。敦予出山。治其夫人張氏喪。明年春。卽延任祖庭修家譜。及闕里誌。並選鄒魯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禮樂。更採訪工師。造禮樂祭器。至甲子秋。皆竣。合宗族萬人。釋菜於廟。告備也。禮既成。將還山。恭聞天子東巡。有事闕里。宗公族姓。復留任襄祭事。任乃率諸弟子。在廟肄習。至十月初七日己亥。上遣太常寺丞張量。驛鴻

臚寺鳴贊韓布齋香帛來闕里。監視祭品。與任共事月餘。十一月十六日丁丑。駕自南旋。已次費縣。任駿奔在廟更深回舍。甫就寢。聽剝啄急。闔者云。有天使東來。傳呼任名。急趨。勿後。任披衣起。一僮掖任奔至衍聖公東書堂。燈火熒煌。兩大人劍佩儼然。前執任手曰。來矣。來矣。跪聽宣旨。任喘息未屬。匍伏階下。仰聽上諭曰。闕里係聖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先師。特敷文教。鼓舞儒學。祀禮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於孔氏子弟。選取博學能講書人員。令撰次應講學義。預期進呈。故諭諸臣叩頭興。兩大人者。翰林掌院學士常公書侍讀學士朱公瑀泰也。諸臣者。山東巡撫張公鵬。衍聖公宗子毓沂也。任前揖云。任以藐小儒生。選侍經筵。雖懼隕越。然分不敢辭。但不知撰何講義。乃稱大典。常公出示二黃封。乃大學聖經首節。易經繫辭首節。於是拂几案。給筆筭。兩大人西向坐。巡撫衍聖公東向坐。命任北向坐。刻燭五分。不成一字。張公笑云。兩條紅燭。四雙青眼。縱有七步才。亦難構思矣。衍聖公爲任別置一几。不移晷而大學講義成。張公傍睨云。講義是矣。後段頌聖。似不可少者。任應聲補足。常公又促撰易義。任謝云。詩乃專家。易則未習也。朱公哂云。未貫五經。何言博學耶。任愧謝。又勉撰易義。既脫稿。燭尙未跋。朱公讀完。拍任肩曰。名下固無虛士。卽繕寫封緘。漏四更。兩大人上馬東趨。復命矣。十七日戊寅申刻。駕至闕里。任在諸生班跪迎。

是夕駐城南行宮。薄暮有二騎至廟。呼任詣行宮。跪幔城外。請聖安畢。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公在豐。傳旨云。所撰講義雖好。但有數字未安。卽令改易。一一指示。其應改處。隱有指痕。蓋出睿鑒也。遂更易數字。呈御覽。訖。又傳經筵進講。須得兩生。任遂以族兄舉人尙釐對。既奏。允。乃入孫公行幕。孫公手謄講義二本云。此設御案者。又命一中翰。謄二本云。此設講案者。任不及俟。謄完。別孫公入城。夜已三更矣。有鴻臚寺少卿西公安傳。予至詩禮堂。習經筵儀節。少頃。則先時二騎者。捧謄本講義。恭陳御案。及講案上。舉首見堂中畫屏云。此畫我識得。乃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也。任私捉兄釐袖曰。我兩人將登朝矣。二騎乃翰林院筆帖式。一雅君思泰。二趙君特拔。皆有文名。曾供事經筵。因教任進講聲音容止。抵明。則十八日己卯。上乘輿進城。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幄。少憩。卽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爲曠代所無。牲用太牢。祭品十籩。豆樂舞六佾。其執事禮樂弟子。皆任所教也。任在詩禮堂。伺經筵。不獲陪位。禮既畢。王還齋幄稍憩。更便服。鷹白色袍。石青色褂。辰刻。內閣學士席爾達。太常寺卿葛思泰。導引上由奎文閣。東入承聖門。步升詩禮堂御座。百官聽講。左翼列者。大學士明珠。王熙。吏部尙書伊桑可。禮部尙書介山。工部尙書薩穆哈。內閣學士麻爾圖。席爾達。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孫在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翰林院掌

院學士朱瑪泰。高士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果。國子監祭酒阿禮瑚。太常寺卿葛思泰。太僕寺少卿楊舒。鴻臚寺卿西安。光祿寺少卿胡什圖。吏科掌印給事中費揚古。陝西道御史喇古。山東巡撫都御史張鵬。右翼列者。襲封衍聖公孔毓沂。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毓珽。顏懋衡。曾貞。豫孟貞。仁仲秉貞。原任五經博士孔毓瑛。口北道僉事孔興洪。曲阜縣世職知縣孔興認。明氏學錄孔尙祝。尼山書院學錄孔毓璽。洙泗書院學錄孔貞燭。及四姓候補選者三十五人。其司道府縣官俱俟門外。班既定。上諭兗州府知府張鵬翮。作官清正。亦許聽講。遂傳入列。巡撫下。鴻臚寺鳴贊。唱行禮。衍聖公率五氏子孫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鳴贊唱講書。尙任遂與尙釵由西塔上行。一跪三叩頭禮。起立於講案西偏。尙任先至講案前。北面對立。陳書開卷。用二銀尺鎮定。御案前書亦展開。用金尺鎮定。兩案相距咫尺。上肅容端立。尙任講進大學經義講畢。退。天顏悅霽。顧侍臣曰。經筵講官不及也。尙釵進講易繫辭。讀畢。退。同下塔。入班排立。鴻臚寺官奏請宣勅。諭。衍聖公率五氏子孫俱跪。大學士王熙宣聖諭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特諭。衍聖公率五氏子孫叩頭謝恩。出。俟於毓粹門。

外。上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尙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諭朕初至闕里。祀典旣成。意欲徧覽聖跡。著衍聖公山東巡撫及講書官引駕。少刻駕出承聖門。有內侍捧一黃綾勅箭前行。臣等導引復入大成門。登大成殿。詣先師神座前。命侍衛啟幃拂塵。肅瞻塑像。顧問尙任曰。爾敢奏來。卽有侍衛撮予背衣。擁之使跪。尙任跪奏曰。東魏興和二年。袁州刺史李瑋始塑聖像。奏完。拽之使起。以次至四配神座前。徧覽畢。又觀案上禮器。有犧象雲雷三罇。問何代法物。尙任奏曰。漢章帝元和二年。祀闕里所留祭器。又觀石刻吳道子所畫魯司寇像。出殿北扉。過聖配并官夫人殿。至聖跡殿。周覽石刻聖跡圖。及几像立像。行教小影。上顧問曰。何像最眞。尙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行者最眞。傳爲端木賜手寫。晉顧凱之重摹者。上拂拭凝視久之。由左堦出。問西徧是何所。尙任奏曰。前爲金絲堂。後爲啟聖公叔梁父祠。上斂容駐望。復入大成殿。至殿前左扉。南向立。召五氏子孫有頂帶者。皆入跪殿。陞上面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命侍衛出示。則前行所捧竹箭也。頂有鎖鑰。旣展開。仰見御書。日星昭回。雲漢炳耀。羣臣莫不歡躍。同聲頌揚。衍聖公毓圻起接。恭安殿中。上又面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

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其傘卽御前常用者也。翰林院五經博士毓珽起接。恭置殿中。衍聖公孔毓圻率五氏子孫謝。羣臣皆呼萬歲。遂出殿。至陞上。仰視規模。問大成殿榜。尙任奏曰。此榜宋徽宗御書飛白字也。上立簷楹。撫視盤螭石柱。贊歎移時。始下塔。顧問尙任曰。爾年幾何。尙任奏曰。臣年三十七歲。又問爾去先師幾世。尙任奏曰。臣係先聖六十四代孫。又問衍聖公係幾代。毓圻奏曰。臣係六十七代孫。引駕登杏壇。尙任奏曰。此先師講道之所。上覽金臣黨懷英篆書杏壇二字碑。又玩壇前石鐫龍爐。尙任奏曰。此金章宗時巧工鐫造。上贊其精美。前行至宋御讚殿基。覽宋臣米芾所書檜樹贊碑。宋眞宗君臣所製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贊碑。至大成門內東塔。觀先師手植檀。上問此樹未朽。何以無枝。尙任奏曰。宏治十二年。門殿被火。此樹在門殿之間。枝葉燒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鐵。俗呼爲鐵樹。上令侍衛入闕。撫摩良久。稱其神異。又出大成門。問漢碑何在。尙任奏曰。漢碑在奎文閣前。引駕由唐碑亭觀唐乾卦碑。前至奎文閣。尙任奏曰。此閣貯歷代書籍。皇上欽頒經義。皆謹藏其上。由閣西偏門出。閱明永樂宏治碑。前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尙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今謂之百戶碑。上問何爲百戶碑。尙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設官四

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勾以治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今典籍司樂管勾皆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衍聖公筭委。於典制未全。伏望皇上特恩一體選設。上可其奏。卽交吏部議設。以次觀漢韓勅造禮器碑。諸郡史孔謙碑。魏宗聖侯孔羨碑。又歷門左觀漢史晨祀廟碑。韓勅修墓碑。及泰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閱竟。上問門外尙有古跡否。尙任奏曰。前仰高門有壁水一曲。無源易涸。若導城東文獻泉入廟注之。斯壁水盈常。藻芹有託。但未會奉旨不敢輕開。上曰。此又何妨。顧大學士王熙曰。衍聖公等所奏曲阜城外泉水。既不關礙運道。准其疏通入城。交與巡撫遵行。駕自同文門回。閱明代碑。由奎文閣東偏門入。觀宋金元修廟碑。又顧問尙任曰。爾年三十七歲。有幾子。尙任奏曰。臣有二子。上霽顏垂注。北行數武。復問廟基廣濶。何處是先師故宅。尙任奏曰。皇上所御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先師燕居之所。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銀杏樹。由中塔升堂。尙任奏曰。此當日夫子獨立。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上至堂後。觀孔宅遺井。凭欄慨慕。汲水嘗之。上問魯壁遺址。尙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臣九世祖孔鮒。預藏尙書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至漢魯恭王欲毀臣祖故宅以廣其宮。聞壁中金石絲竹之音。發視得竹簡古文。故後世名其堂曰金絲。又曰魯壁。上因命尙任指點其處。一一目之。顧謂尙任曰。爾家古跡看完。

否。尙任奏曰。先聖遺跡。湮沒已多。不足當皇上御覽。但經聖恩一顧。從此祖廟增輝。書之史冊。天下萬世。想望皇上尊師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傳。大學士王熙。翰林院學士孫在豐。侍講學士高士奇。咸跪奏曰。孔尙任所奏甚是。上微笑領之。又登詩禮堂。升御幄。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出候承聖門外。上親取御製過闕里詩。付大學士王熙捧出。賜衍聖公孔毓圻命。尙任跪讀曰。轡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萬仞見宮牆。道統唐虞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冠裳。讀畢。衍聖公毓圻等叩頭謝恩。尙任言曰。從古帝王過闕里。惟唐明皇有五言律詩一章。止歎聖生衰周。有德無位。而全無悅慕贊美之辭。伏覩御製新篇。超今軼古。景仰聖道。不啻羹牆。臣家何幸。膺茲寵錫。謹世世守之。奉爲典謨焉。聖駕出承聖門。大學王熙宣諭曰。聖駕卽日幸孔林。仍著衍聖公及講書官孔尙任等引駕。少刻駕由毓粹門出。登涼輦。鹵簿前導。過襲封府門。注望久之。東出鼓樓門北。過陋巷街。出曲阜城北門。萬姓匍匐滿道。擁瞻天表。有周公後裔。東野沛然。掖其父扶杖。跪道左手。捧奏疏。乞爲世官。奉先祠如四氏例。其疏稿。任代作也。上覽疏。問曰。周公姬姓。爾姓東野何也。沛然奏曰。昔伯禽之季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以爲氏。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柏鬱然者。卽魯公世廟也。上爲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父東野雲鵬。年

七十有五。又問爾族衆幾何。奏曰：丁不滿百。上覽疏訖。付侍衛交部卽議。前行一里。至聖林門。令扈從臣皆下馬行。又半里。駕入樓觀門。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跪迎道左。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駕及洙水橋。卽命降輦。衍聖公毓圻奏曰：此去墓門尙遠。又引駕至墓門。降輦步入。恭詣先師墓前北面跪。大學士明珠捧金碗。上三酹酒畢。行叩頭禮。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隨後陪位。親見御袍翠裹。有補綴燒痕。仰歎我皇上恭儉至德。媲美神禹矣。上仰瞻墓碑。問墓上是何草木。尙任奏曰：孔林草木。皆遠方弟子各國所產。移植墓傍。種數繁多。不能悉辨。惟楷木、著草二種最著。上問楷木何所用之。尙任奏曰：其木可爲杖。又可爲棋。其木之瘦可爲瓢。其葉可爲蔬。又可爲茶。其子榨油可爲膏燭。上又問有著草否。取來。朕看。衍聖公毓圻自墓側取著草一莖進呈。上覽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著草一叢五十莖者。占筮方驗。今果有否。尙任奏曰：林中著草雖多。其叢生五十莖者。下有靈龜守之。謂之瑞草。不能常有。今鑾輿經過。瑞草必生。臣當馳獻。上由聖墓西徧。至先賢子貢廬墓處。奉祀生端木植。端木謙。跪廬外。上疏乞比仲氏。以博士祀祠。上問子貢後人何以在此。衍聖公毓圻奏曰：果係端木嫡支。奉此處香火。上覽奏畢。手付侍衛。卽東過宋真宗駐蹕亭。徘徊良久。令侍衛登高遠眺。上見樹附野蔓。親摘一葉。問此草何名。尙任奏曰：此名文章。冬夏不凋。根葉花

寔具五色五味。南過楷亭。尙任奏曰。此端木賜手植楷樹。枯而不朽。後人建亭其旁。上又問。有著草叢生地上者。可尋一觀。尙任導引歷楷亭之西。岡隴崎嶇。榛莽深密。披叢指奏曰。此卽著草。上親摘一莖。玩其枝幹。又採子盈掬。辨其氣味。傾賜尙任手曰。細嗅之。亦有異香。又問此大樹爲何木。尙任奏曰。俗名椴子樹。上笑曰。本名榭樹。乃木傍加斗斛之斛。上瞻玩過。午出享堂至階下。南面立。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叩頭奏謝曰。從來臨幸之君。但詣廟庭。若降輦幸林。祇有宋朝眞宗。傳爲古來希有之舉。今皇上祀廟之後。瞻拜墓前。酌酒成禮。周覽古跡。愛及草木。尊師重道之誠。無以復加。臣等忝在聖裔。世世感戴高厚矣。大學士明珠王熙等跪奏曰。從古帝王幸闕里者。儀文之備。未有如我皇上今日者。臣等備具扈從。不勝欣忭。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在豐侍讀學士高士奇等跪奏曰。皇上恭詣闕里。盛舉儀章。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誠海內嚮風之自。萬載太平之基。不獨孔氏子孫頂祝皇恩也。端木子孫二人亦來階下。三跪九叩頭禮畢。上徐行觀墓道。石儀華表。翁仲角端文豹。至墓門。竚立東望。問是何所。尙任奏曰。臣家春秋祭掃。族姓燕會之所。名曰思堂。其堂門久扃。諸臣俱前往闢道。惟尙任一人侍立。駕側。自歎草茅。何以至此。上閱西壁碑刻。見明臣畢懋康謁林詩。覽終篇。顧問尙任曰。爾年果三十七歲否。尙任奏曰。臣年三十七歲。又問能作詩否。尙任奏曰。亦嘗

學詩。因跪候上旨。天顏怡悅。頻命起來。霽堂陛之威嚴。等君臣於父子。一日之間。三問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遂導駕入思堂。問壁間有何名碑。尙任奏曰。皆宋元人題名。上周覽訖。在堂中南向坐。問曰。此林周圍幾許。尙任奏曰。共地十八頃。今二千餘年。族衆日繁。祔葬無隙。上曰。將如之何。尙任奏曰。未免墳積墓壘矣。上曰。何不開擴。尙任奏曰。皇上問及此。真臣家千百世子孫之幸。但林外皆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尙望皇上特恩。上回顧侍臣微笑數語。卽轉曰。可具本來。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叩頭謝恩。上步出思堂。升輦出林門西發之兗州。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跪送道左。起見祭酒阿公告任曰。上在思堂數語。爾知之乎。任曰。不知。阿公曰。上云此秀才好胆子。知朕敬重先師。儘力乞請。既到其家。皆依所奏可也。任荷皇上溫言優容之恩。隨路感泣。逢人稱述。申刻入城。卽赴詩禮堂。候禮部尙書介公。頒賜皇賞。衍聖公及五姓博士。曲阜知縣。俱頒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各一部。賜衍聖公狐腋蟒袍一領。黑貂褂一領。緞綾表裏各五疋。賜五姓博士。曲阜知縣。及四氏子孫。名列仕籍者。三十五人。俱羊皮蟒袍。綿緞褂各一件。賜孔氏子孫進士舉人貢生十一人。俱鑲領袖綿緞袍。綿緞褂各一件。監生生員三百人。俱銀五兩。曲阜縣百姓。明年地丁銀兩。全與蠲免。任時在諸生班內。亦領銀五兩。俱望行在叩頭謝恩畢。衍聖公先赴兗州送駕。任抵暮返舍。薰沐焚香。拜

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老母感激皇恩。不覺泣下。甫設晚餐。忽有二使自郡城來。傳衍聖公語云。皇上已駐驛袁州西郭。問及尙任。可速前來。任卽策騎奔赴。夜二更至行在。上猶未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考典禮。備祭文祭品。遣恭親王永寧偕禮部尙書介山回曲阜。致祭周公廟。衍聖公率尙任等謝恩門外。仰窺行幄。銀台紅燭。高五尺許。上脫冠凭几。擬寫衍聖公毓圻祖母一品太夫人陶氏八十節壽坊額。衍聖公等俱跪階下。少頃書完。乃節並松筠四字。侍衛捧出。群臣仰觀。龍翔鳳翥。翰香淋漓。命尙任高聲宣示。衍聖公毓圻暨第五經博士毓挺長跪接受。三叩頭謝恩畢。譙樓已四鼓矣。是夜回寓。稍暍卽興。天明十九日。送駕北上。一路隨駕諸臣。莫不指任曰。此講書秀才也。每晚隨衍聖公赴行在候安。卽蒙賜茶。二十一日早行。憇傍路古廟。上遙望見。遣飛騎來。問此隊何人。答云。衍聖公孔毓圻等送駕過此。又問有講書秀才孔尙任否。答云。尙任亦在此。飛騎復命。少頃遣侍衛來。賜茶各一碗。是日遇吏部各官圍坐陌上。見任云。正須君來。今日議設聖廟百戶。誰其可者。予商之衍聖公。以現在供事百戶陳治世姓名開列本摺。上之銓曹。次日晚。過內閣。王公行幕。王公待以賓禮。情意溫然。少間拱手云。年兄大才。皇上眷注之隆。諸臣莫比。今日遵諭議官。清華要津。皆不可量。真可賀也。任答曰。皇上以萬國天子。祭萬古聖人。此非常大典。尙任一介草茅。得與其盛。

何榮如之。議叙官爵。出自聖恩。尙任不敢妄有希冀也。王公肅然示敬。又一日行次。見吏部官圍坐如前。高聲呼曰。今日在此議孔尙任官。任下馬拱手謝之。未交一言。其夕見內閣王公告任曰。議官已定。不日爲國博矣。任喜謝曰。漢唐儒生以經術進用者。皆賜博士。任雖才學不稱。而皇上授官之典。可稱允當。二十三日宿德州。次早。皇上乘舟入京。衍聖公毓圻率尙任等跪送西岸。上凭窗捋鬚。諭令還家。二十九日回曲阜。十二月初一日。授官報至。吏部爲欽奉上諭事。議得恭遇皇上法駕時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命講經義。闡揚聖教。振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逢。爲盛朝之鉅典。而孔尙任孔尙里陳書講說。克副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援爲國子監博士可也。奉旨俞允。於二十四年乙丑正月十八日。乘傳赴京。二十八日。升國子先生座。二月初七日。取入禮闈。充謄錄官。旣撤棘。祭酒翁公叔元初蒞任。知任爲皇上特用講書之員。爲任設高壇於彝倫堂西階。考鍾伐鼓。集八旗十五省滿漢弟子數百人。繞座三拜。任乃黃蓋烏髮。開經敷講。月期三集。講畢。卽將所講經義給散諸生。一時嘖嘖稱爲盛事云。時衍聖公入都謝恩。任追隨末班。賜宴禮部。命尙書張公士甄倍侍。享大官醴酪。觀教坊歌舞。書生遭際。自覺非分。犬馬圖報。期諸沒齒。但夢寐之間。不妄故山。未卜何年重撫松柏。石門有靈。其絕我耶。其招我耶。康熙乙丑二月二十八

日孔尙任私紀。

宋牧仲才能應變

商邱宋牧仲撫江蘇時。專以提倡風雅爲事。有人以撫署外。兩轅門署額。澄清海甸。保障東南八字。衍爲聯句。嘲之。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似其治行。無甚足傳。不知其才能應變。亦有度越尋常者。當公撫江西。未蒞任。值楚中夏色子變起。賊氛逼近。卽兼程馳赴。申軍令。嚴守禦。民心少定。而富室尙有遷移者。或請禁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將以我爲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請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撫軍耳。撫署人出。則人心散。果欲去。吾卽以軍法從事。時江右亦有裁兵三千。期朔日。諸官集撫署。殺以應楚。公先期密擒爲首者二人。就轅門震爆斬之。張文告數十紙。示以渠魁已殲。脇從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門吏報無籍之潛出者二千餘人。亂遂定。方訊斬賊首時。賊指總兵之奴曰。是亦吾黨也。公急命批頰。異日密語總兵去其奴。總兵憤曰。公眞爲我通賊耶。公曰。豈有是哉。日者賊甫啟口。而奴立君後。佩刀已出鞘數寸。吾卽命笞賊。奴乃納刀。不然。事正不可知之數。君特未之見耳。總兵乃大感服。其彌患於無形若此。

陸稼書之高風亮節

稼書先生清風亮節。在人耳目。詳載於阿崇樸所選公行狀。及鈕玉樵觚贖。汪韓門太史有陸公行狀書後一篇。末附二事。狀所未及者。事雖細。而公之高風。已不可企矣。公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接納公。崑山徐尙書乾學。爲訂期往謁。公諾之。而先期就道。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於見矣。又居鄉時。值高學士奇親喪。訃聞。不欲顯然往弔。乃乘小舟齎香楮。雜衆賓入拜。拜已徑出。比學士知。亟歎留之。而棹已返矣。又聞先生作宰時。嘗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誦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苦楚。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

陸清獻和平篤厚

陸清獻三魚堂日記云。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之。尙怒形於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足怪也。又一條云。辛未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寬免之旨。方顛沛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鍾申保。漢人則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風。而沈樂存之慷

慨願救。尤同衙門之傑出也。清獻官聲學派。冠冕昭代。世無異辭。觀此二事。於參劾不公之上司。絕無怨望。而於同朝故舊。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圖維。耿耿不忌。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聖賢中人。那得如此和平。如此篤厚。

陸清獻生日

稼書先生生日。老稚數千。焚香拜堂下。有百歲老人。願一識爺。曰。自我爲民以來。未見有官如爺者也。見測海集。

陸清獻爲醇儒第一

清初醇儒首推陸清獻公。湯文正公。湯爲巡撫。陸爲知縣。其見於事業。陸較湯爲難。至其有體有用。未嘗不殊塗同歸也。二公皆虛懷若谷。慮以下人。未嘗自命爲獨得真傳。上接道統。後推爲一代醇儒。衆無異辭者。所謂實至名歸。而要其不可及者。在實事躬行也。

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

陸清獻以康熙壬申十月歸道山。明年冬。會推直隸江南學院。廷臣咸擬翰詹大僚。聖祖皆不允。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相國王文靖公熙奏稱陸某已經身故。聖祖曰。何不啟奏。對曰。七品官在籍身故。無啟奏例。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

了清獻貞廉忠鯁。沒後猶受知君上若此。

陸清獻勸早完錢糧

清獻治轡兩載。每於初限進民而命之曰。錢糧者朝廷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做好事。以加於百姓。我與爾非怨讐。何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責。私與早役杖錢。若僱人代比。又當與僱錢二百。皆虛費。而有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傳聞四野。雲集響應。右見公日記。按公堂數語。豈遂足以淪浹民心。清獻之居官。必先有深入民心者在。

佛典屬

蒙古典屬（佛爾卿額）順義王俺答裔祖（拉錫）被擄至隸。上駟院牧馬。聖祖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也。擢侍衛。世宗御極。廉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世宗悅之。擢內大臣。子孫皆膺臚仕。公其長孫也。年十六。即擢宿衛。嘗擊蓋於馬上假寐。誤驚御騎。高宗怒之。以貴臣子不即責。徜徉禁闕三十餘年。始擢鴻臚卿。旋受副都統。仁宗時。洊至理藩院尙書。公素不信佛。謂無輪迴事。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以爲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尙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罷瞑目逝。

譎諫

聖祖既廢理邸。揆絃王鴻緒輩。恐其復立。造諸蜚語以聞。聖祖怒。欲置王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聖祖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聖祖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頒詔旨。公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聖祖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聖祖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尙訛傳至此。况暗昧事哉。聖祖首肯其言。立罷宣詔。

姚公子

姚制府（啟聖）佐良親王平閩。欲滅鄭氏以絕民望。嘗與納蘭太傅（明珠）不睦。太傅嫉徐總憲（元文）劾之。立齋。故爲顧亭林甥。陰庇明裔。亦曠公所爲。遂周內其罪。露章彈劾。幸聖祖察知。不究其事。公子儀心銜之。偵知其兄健菴自某學政歸。苞苴無算。伺於盧溝橋。俟其車數十乘至。公子固兼人力。乃拽其車尾。盡掀於巨浪中。大言曰。若輩貲財。皆取諸不義。敢與余鳴之官乎。健菴懼。飲忍而已。事久。聖祖聞之。大笑曰。姚儀此舉。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閒置。耶。遂改授武職。立功海上。洊至南陽鎮總兵官。以善終。

李巨來夙慧

李侍御（絳）性聰慧。少貧無貲。買書貸於鄰。每一繙譯。無不成誦。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公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難公。無不立對。典試江南。闈中卷幾萬本。公皆批示。無不中肯。實近世文人所不逮。

劉文定公

劉文定公（綸）武進人。少貧至絕食。以竹烟筒乞煙草於鄰。鄰誚曰。煙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端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穎銳。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曰。真奇才也。擢第一位。至宰相。清漢閣臣。不以進士進者。惟公一人。

劉文恪清理甘肅庫虧

甘肅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庫虧帑至一百六十餘萬。案牘散佚。莫知所由。武進劉文恪公於義署總督。設法清釐。不籍一家。不筭一吏。而咸獲歸款。亦可見綜核之才已。

張清恪禁止饋送檄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也。質確如古謠詞。一命已上。當奉爲金繩鐵矩。

朱文端遺疏

中外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爲之。卽力疾手定。彌留口占者。亦敘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之議者。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忠君愛國之忱。至死惓惓。可爲大臣矣。

錢文端公有知人鑒

秀水錢文端公陳羣。有知人鑒。諸城劉文正初釋褐時。以所業就正。公謂文正房師王樓山云。吾賀子及門得偉器。他日令僕才也。金壇於文襄。方爲孝廉來謁。公卽大賞異之。劉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公曰。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竈耳。後文正子文清相國。文莊子山舟學士。果濡染家學。八法冠時。碑版大書。照耀四裔。不必如大令自譽。而書名突出二公上。

陳清端公清操

陳清端公瑣。釋褐歸里。講學五年。足蹟未嘗入公門。每謂貪不在多。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嘗舉此入對。聖祖嘉之。士未有未仕時。律身不嚴。而居官能以清廉著聞者。觀於公益。

信。後公令古田。調臺灣。督川學。巡臺廈。開府湖南。福建。子身在外。幾二十年。未嘗挈眷屬。延幕賓。公子曠隔數千里。力不能具舟車。一往省視。廉從一二人。官厨以瓜蔬爲恆膳。其清苦有爲人情所萬不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終其身不少更變。聖祖目爲苦行老僧。又曰。從古清官。計無逾瑣者。蓋公之壁立千仞。與張清恪之天下清官第一。均邀聖許。斯真泰華兩峯。同標峻絕矣。

湯文正薦陸在新

長洲陸明府在新爲諸生時。敦尙氣節。刻苦自厲。彭山築屋。躬耕讀書。以孝廉爲松江教授。齋規方雅。屏絕贅幣。湯文正公撫吳。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登啟事者。僅君一人。故事未有也。既入都。聖祖召見。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大著聲績。世稱文正之知人。

沈文恪請罷流徙烏喇新例

聖祖登極。因旱求直言。新例流罪。皆徙烏喇。詔九卿會議。沈文恪公荃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獸凍輒斃。徙流罪不當死。不應驅之死地。乃獨爲疏上之。有旨令畫一文恪持前議益堅。且曰。臣此議行三日不雨者。願伏欺罔之罪。聖祖方沖齡。改容納之。越二

日大雨盈尺。新例竟罷。

張學士

辛亥秋。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侍講學士張貞生。於乾清門面奏。言過戇。下考功議。革職爲民。蒙恩止鑄二級。於九月二十二日。扁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講學園。卽文信國故居也。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宋荔裳按察云。三殿袞衣何事補。西江遷客累朝多。高念東侍郎云。讀書學道千秋事。士所當爲正自多。王西樵云。言聽便爲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學士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戇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交最勉。臨歧申贈繞朝鞭。漁洋亦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士尋奉特旨召用。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陸獻清餽巡撫壽儀

陸清獻公令嘉興時。值巡撫慕天顏生辰。衆皆獻納珍物。惟恐不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顏笑卻之。卒以微罪劾罷其任。

張文端清操

濟國直省學政。沿明舊習。多徇干謁。行苞苴。聖祖深嫉之。時大僚中清譽久著者。莫如浙撫張文端公鵬翮。而各行省中積弊最深者。莫如江南。遂特簡公視江南學。公信心直行。矢慎矢公。終其任。無一倖進者。聲華之士。偶得京函。躑躅逡巡。不投而去。公去後。多士思之不置。每言及。輒歔歔流涕。如公可謂不負委任矣。

聰訓齋格言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多格言名論。此四句尤切至。

張文和馭吏之嚴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康熙官京師十年。每見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債出國門。甚或踰躓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畫諾坐嘯。日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詰。

豈有所卻顧歟。

張廷璩之謹畏

張侍郎廷璩奉命往祭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侍郎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人笑其迂。然其生平謹畏可想矣。

張文和之名言

桐城張文和公澄懷園語云。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

何文端進德之勇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部尙書何世璠諡端簡。何實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其嚴也。

鄂文端有古大臣風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爲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卽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爲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鄂文端力保孫文定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焚賊。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卽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聖祖呼李文襄爲眞御史

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爲言官。侃侃謇謇。聖祖呼爲眞御史。出任封疆。勳績尤著。當康親王統師入閩。公方督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爲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食饑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視富鄭公之振青州。有其過之。按范梈平閩紀事。稱公爲蠻子佛。或其時滿兵四出。滿人呼漢人本有蠻子之稱。或吾浙人呼山東人。有稱爲山東蠻子者。以公籍山東而

名之。均不可知。既稱爲佛。則公之慈祥愷悌。必有深入人心者。宜至今遺愛未淪也。

阮應商駕馭猾吏

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猾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卽以裘服逾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拔。至今猶然。）官吏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纒纒數百言。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于清端之廉儉

有清賢臣。必以于清端爲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卽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

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爲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醢鴨。剗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爲人所難能。若夫身爲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窳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植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陳恪勤任縣宰時循績

陳恪勤公。鵬年初知西安縣。邑經耿逆變後。版籍殘缺。豪強侵佔。多至數十百頃。而無稅。其流亡歸籍者。往往無田可耕。而轉困追呼。公下車卽以清丈爲急務。使稅出於田。田歸各戶。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釀錢歡飲。號陳公會。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兼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爲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爲演鐵塔冤傳奇。公忠清彊直。爲康熙朝有數名臣。百里報最之初。固應早著循績也。

于清端矜念饑民

于清端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旣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

方以兵部尙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賑饑民也。

于清端憂讒畏譏

清端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公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寧。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勸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

施世綸政績

施世綸爲清官。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錢文。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屢遷督漕運。奉命勸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宵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

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王揆因請建儲獲譴

清朝家法不立儲貳。然亦自乾隆已後始。明宣諭旨。奉爲祖訓。開國未嘗有也。聖祖晚年儲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後。太倉相國王公揆先後七上密疏。請早建國本。至六十年。復申前請。適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陳。與公不謀而合。或疑公指使。聖祖怒。發公前後疏。手詔切責。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奔清。以額外章京銜。往軍前効力。至乾隆初。始召還。公雖以此舉獲譴。而老臣納約之忠。天下後世當共喻之。

趙恭毅不畏彊禦

康熙季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備抵。趙恭毅公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世宗卽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下詔褒公。一時豪彊大猾。爲之悚慄。

趙恭毅政績

趙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開藩兩浙。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故

有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饟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律。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輓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入長臺垣。因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潼衛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束。皆報可。公生平政蹟難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強。助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趙恭毅

趙恭毅（申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厭之。託疾歸。會買妾。其家故宦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知之。慨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繼乎。立送女歸。聖祖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命公出。洊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邱伶人殺人。欲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爲王屈也。世宗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爲人臣式。

蔣伊繪十二圖進呈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爲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閩方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學。亦自公開之。）一曰。難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凶讀書圖。四曰。春耕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圖。

七曰水災圖。八曰旱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疲驛圖。復爲疏極言其狀。聖祖動容嗟歎。置諸左右。又嘗爲五疏。論救荒之策。言切而哀。逾年。駕東巡。道多饑民。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爲學道。以經術造士。屏絕干請。居鄉好施。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行狀。三槐駟馬。益信古人之不欺。

德格勒奏劾明珠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屢召見論經義。德性骨鯁。不附權勢。偶扈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爲裝。卻不受。會天久不雨。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膏。決之卽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悲。二十六年冬。坐私刪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謫籍終。按侍講志節貞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陳經義。蓋漢之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賢如安溪。汲引於先。乃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燄。恐罹黨禍。姑聽懷忠抱慙之士。老死窮荒與。

王閻羅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兩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

如神。嘗晨坐廳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闌闌閒。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卽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楊大瓢才子孝子

山陰楊賓大瓢。工詩善書。性嗜著述。鄉里有楊才子之目。父安城。爲友人牽連戍寧古塔。賓赴闕訟寃。聖祖鑒其誠。諭令之柳條邊。迎父歸養。塞外人稱爲楊孝子。著有柳邊記略。賓旣歸。越鄉人亦改稱孝子。孝子蓋文藝微長。不得揜其堂堂大節也。

朱高安逸事

朱高安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爨夫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見余金熙朝新語。此乃公年十八讀書龍城寺事。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爲振靡起衰之式。宋爲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是太史又不僅文章巨眼矣。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宴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爲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

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厨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此浙俗一變。

嚴繩孫難進易退

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嚴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自愚。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姗笑。卽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儻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聖主素稔其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和聖製昇平嘉讌詩。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袖遽歸。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嚴蓀友惡僞道學

聖祖朝魏蔚州李安溪諸公。皆以湛深理學。渥受宸眷。一時風氣。遂不免以緣飾外貌。高談性命爲投時。嚴蓀友在翰林。極厭薄之。嘗於衆中大聲曰。吾一生所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

庵先生一人座上莫不咋舌。

吳留村一

吳大圭。紹興人。明末負販遼東。爲烈王幕客。掌會計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爲蠻宰。子興祚。字留村。以乙榜知吳錫縣。有惠政。因忤上官罷。落拓江淮間。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琅山下之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公曰。吾來生弔將軍。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屢爲官兵所敗。鋌而走險。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將軍兵敗身辱。孤軍南下。何以復見吳王。是死期已近。僕安得不豫弔。大任遲回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寔王使以逆將軍請解甲歸朝。可保全名。大任悟。乃率衆降。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偕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功。鄭氏旣降。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賴以豐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聖祖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御營絕糧已數日。聖祖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詢運官名。近臣

以公對。聖祖曰。究竟舊臣可恃也。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奉旨命天下督撫資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成。公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豫令人丈量製辦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如此。

吳留村一

留村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鑄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麻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

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吳興祚之治行

康熙十五年冬。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靖之。特擢吳興祚爲福建按察使。吳公籍山陰時。方知無錫縣也。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爲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爲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民不知。其他惠政多類此。宜聖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驟遷憲長也。公後撫閩。平臺一役。厥功尤多。

吳興祚之清貧

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餘年。位一品。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塵。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饑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爲公行狀。從古天挺偉人。樹立勛伐。固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郭尙書檄毀淫祠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攷同時漢軍郭尙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歛錢民間。輒數十萬。尙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仁廉剛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質文正矣。

齊召南敏悟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譌一字。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之用意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閒復以爲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尙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爲司讞者述之。

楊文定之操守

江陰楊文定在詞館中。蕭然如窮諸生。一日。聖祖問李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以公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後均未聞也。遷侍講。下艱服滿。自河工還廷。未補官。有旨令主陝試。亦出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兩帝之褒尚儒臣。誠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邵學陞之清操

吾邑邵學陞先生基。爲康熙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既司先後侍直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不可及。公子檢討鐸。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繩祖誥。清恐人知。

李文勤公掌度支

三藩未變以前。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上詰以前語。

公正色曰。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上頷之。仰見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臬夔且爽不遠。（或曰馬文穆公齊事。考文穆康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誤。）

聖祖稱陳汝咸爲好官

浙江陳莘學先生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慎獨之旨。黎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援。）座主李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閒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稱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尙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陛辭。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

駐防士卒。先生入出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搖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菘容土。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殍。卽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理少。而當時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閩中作令之政聲。早達聰聽也。

陳紫芝在臺垣之風節

康熙間前輩有聲臺垣者二人。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卽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臺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滿朝爲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卽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樗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鄞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尙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楞額之庇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

見萊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黷貨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爲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蔡文勤極言詭隨之弊

陶太常初通籍。偕同年數輩。謁漳浦蔡文勤公。公叩以詩民勞篇。太常逡巡未對。公曰。此詩重戒詭隨。八章中獨此句不變。因極言詭隨之弊。聲色嚴厲。聞者悚然。後夫人病劇。公以太常知別脈。命之入視。衿帷粗敝。寒士所不堪。太常爲之踧踖自愧。見太常所撰公文集跋。

張文貞少時之端重

丹徒張文貞公。性穎悟。少端重。寡言笑。嘗與賓謙。竟夕危坐。比去。雙趺宛然。識者許爲臺輔之器。

聖祖寵任張文貞

康熙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至科圖。詔漢臣皆止。京江相國獨堅請從。深入。噶爾丹已破走。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戒毋露宿。軫恤甚至。嗣是寵任益專。爲漢臣冠。

劉蔭樞中丞之敢言

韓城劉中丞蔭樞。以知縣行取爲吏刑戶三科給事中。前後疏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又陳豫秦兩省事宜。皆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劾罷之。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南巡。公迎見於潼關。上曰。此劉鬚子也。何爲民服。以被劾對。詔復其官。公廣類豐頤。美鬚髯。官科垣。屢蒙召見。上故識之。洊擢貴州巡撫。會額魯特數擾邊。上使尙書富寧安等往征之。已擊走矣。領兵大臣尙擬進剿。各省捐餽捐馬者皆起。公上封事曰。澤旺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驚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皇上聖主也。臣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尋以年垂八十。請老。上令赴大軍駐所。周閱詳議具奏。公抵營。仍疏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又以病乞休。詔責其憚遠涉。令還巡撫任。後數月休致來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當絞。命發往博爾丹處種地。公年八十一矣。子熾請隨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書。無我慮。居喀爾三年。上諭廷臣曰。劉蔭樞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詔還京復其官。與千叟宴。雍正元年。世宗召見慰問。賜金遣之歸。旋卒於家。康雍間多直臣。若

公之百折不撓。始終一節。亦所罕見。

太白山人

關中二李。爲康熙間大儒。亦有稱三李者。二曲子德外。一則郿之大白山人也。名柏。字雪木。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所習帖括。日誦古書。會童子試。匿廢寺。智井以免。母命之。乃一就試。補弟子員。旋棄去入山。力耕苦學。自子德被徵至京師。數稱山人賢。人始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輒峻拒。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忍饑默坐。灑如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善作書。著有榭葉集。蓋山中乏紙。採榭葉所書也。其潛光晦真。抱道自樂。似尤出整厓富平之上。（按山人女。卽適二曲子儒家。婚媾不當。有是二李。先世必有一改姓者。

錢侍郎規皇子不應叱辱大臣

侍郎錢樾。值上書房。適某皇子叱辱諳達麟。寧過當。麟已拜參知。侍郎以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皇子亟謝過。後侍郎視學江蘇。途次遇學藝處眷船。烜赫逾分。嘗附摺陳奏。絕無瞻顧。

劉中丞以權術革除門稅

韓城劉中丞觀察贛南時。贛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質其布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白失布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而爲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鎮將慚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鎮將大驩。按公性鯁直。此舉惠人之政。以委曲行之。其權術尤可愛也。

高江村結歡內侍

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進彰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謀朝夕。明珠司閤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閤以高對。卽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旣置身勢要。橐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庭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僂從偵探。盪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

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於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放歸。

記高士奇之隨轡

聖祖南巡。高士奇珥筆隨轡。事事輒如上旨。上幸杭州靈隱寺。寺僧跪求賜額。上書靈字。雨頭太大。其下恐難得勢。正待躊躇。士奇掌書雲林二字。僞爲磨墨者。潛以掌示上。上悟。改爲雲林二字。故靈隱一號雲林。卽此由來也。又幸鎮江金山寺。寺僧亦求賜額。上搜索未就。士奇另紙書四字。便呈於上。上展視。則江天一色也。上大悅。卽蘸墨書之。故此四字較賜題各處者。尤爲精神飽滿。又幸蘇州獅子林。獅子林爲倪高士迂所定圖彙。非復尋常蹊徑。上望見之。贊曰。真有趣。後賜額。卽截去有字。而以真趣二字付之。蓋亦從士奇請也。聖祖嘗與明珠高士奇同立偏殿之中。上笑曰。今兒咱們像什麼。明珠曰。三官菩薩。高士奇遽跪奏曰。高明配天。明珠聞之。不覺額泚。

記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窶。鸞字爲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康熙帝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同禁籟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故江村詩有翡翠叢中列。鵝黃隊裏行云云。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一日上獵中馬蹶。上不懼。江村聞之。乃故以溻泥汚其衣。趨入侍側。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溻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又上登金山。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跡。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郭南華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紹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皇上因其字學。

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項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人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纍萬。卽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兪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雒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治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谿壑。是士奇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愍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壟斷。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以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云云。

戴侍講

戴侍講（梓）生時。母避難梓潼廟。夢神授以兒故名。工詩畫。負經世才。尤好兵家言。康熙十三年。三藩逆命。上命康親王率師駐浙。禮聘梓。大兵勦閩。僞將馬九玉屯九龍山。師不得進。梓往說降之。王假梓監軍道職。招撫僞總兵劉進忠。并韓大任。江機等。收其衆。十五年。丁父艱歸。未免喪。時臺灣未平。王趣令赴軍。製冲天礮。以獻。凱旋入見。試春日早朝詩。授翰林院侍講。偕高士奇直南書房。西洋南懷仁謂冲天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命梓造。八月成。上大悅。卽封礮威遠將軍。鑄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韃。以三礮墜其營。遂捷。

賴塔與鄭經書

鄭經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議遂中輟。至三藩既平。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睽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海澄者爲互市公所。而姚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爲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經亦尋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潘川小聖人

潘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牀。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

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滾滾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騭，務愜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攜家以行。既而遣其長子歸，潛就婚，課其書藝，忽驚歎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清中葉，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記吳六奇將軍

海寧查孝廉繼培，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

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清兵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買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今大兵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割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諭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

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身出迎。入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謙。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

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降巋。然尙存。聊齋誌大力將軍。蔣心餘雪中人傳奇。皆記吳將軍事焉。

嚴武伯之義俠

虞山錢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明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糾合亡賴少年。囂於宗伯愛妾。所謂河東君者之室。詬厲萬端。河東君遂自殺。同縣嚴生武伯。不勝其憤。鳴鼓草檄。以聲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一朝魁碩。宗匠儒林。晚節摧頽。至盡喪其數十年談忠說孝之面目。其人誠不足論。第其生前獎惜孤寒。陶成後進。一旦聲華漸滅。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輩。遂反唇而肆其訾謗。迄於家室漂搖。姬姜畢命。葛裙練帔。孤雛可憐。亦未始非人情之過薄。河東君一死報主地下。老尙書不知相對作何語。若嚴生者。可不謂古之義俠歟。

簡謙居之守正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

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微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命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階。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李敏達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懾。李敏達公衛。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卽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齎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尙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闕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整。鈎考煩密。民吏不堪。州

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卽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歎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蠱好與人角。屢蒙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髹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較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聞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悞。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

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悞。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選鳳翔令。以賢聞。

查漸江

查先生（容）郡試拔第一。試於學使者。怒其搜檢。拂衣徑出。性好遊。至滇。吳逆未叛時。延爲上賓。先生察其有異志。佯醉而出。卽行。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之句。吳遣親軍邀於路。先生素有力。從馬上提親軍擲地。曰。乃公終不爲老兵留。親軍訴吳。恚甚。遣劍士將殺之。微服間道得免。

馮大木

馮舍人山東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官閒無事。惟枕藉書卷。所爲詩清警絕俗。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各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舍人一夕中煤毒卒。

吳祭酒

吳鱗潭官祭酒。國子生教習八旗子弟。例與助教並坐。有欲抑之旁坐者。吳曰。助教爵尊於教習。所教者八旗子弟。師也。若等其父兄。豈有父兄爲子弟延師而屈之旁坐乎。聞者帖服。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爲之悚然。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穫穉稈於市。每擔四十捆。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尙不掩脛。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略將軍。皆秦人。勳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侯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麗僮八人。肩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謙幣稠疊。雖疎交必飫意而返。勇略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僞職來歸。勇略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略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嚶嚶歸館。易稿再呈。率以爲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爲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攬。卽功蓋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試浙江。偕潘入闈。潘得許汝龍卷。極賞其後場五策。亟稱於太史。因此入彀。撤棘後。許謁徐。并見潘於武林行館。尊爲小座師。己未。潘以布衣應詔。授翰林院檢討。康熙壬戌。分校禮闈。許卷仍以潘薦。成進士。遂爲眞座師矣。汝

龍改名汝霖。官至禮部侍郎。

程公引清標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劈其首。仆久復甦。迨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爲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賞。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讞上之獄。必孚而輸。臨以權勢。不爲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變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無帑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騶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晚遇

清人逸事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慙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丹。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江采白與蔣再亭

河南自闖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清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亭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詔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廠。舊例除

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緡何出。請悉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江采白名藝。漢陽人。錢再亭。名晉錫。太倉人。

記胡襄愍公軼事

胡襄愍公未遇時。授徒某家。主人嫌其無能。思有以激勵之。一日天雪。主人大宴賓客。客至者皆衣冠整飭。公最後至。獨笠冠草屨。主人鄙之。然未有言。少頃雪盛。主人門外有竹園。竹枝受雪重垂地。主人乃命公對曰。雪壓竹枝頭掃地。祇因腹內空虛。且曰。能則速對。否則我家西席不君屬矣。公構思久不就。遂愧憤去。後官至軍門。一日郊游。見楊枝爲風所吹。飄飄欲墜。忽感曰。昔年雪壓竹枝之對。吾何不以風吹柳葉背朝天。足見眼前輕薄對之。乃檄趣主人來。主人大恐。不知所措。方以爲公不忘前隙也。百計趨避。竟傾其家產。終召之去。公謂之曰。久未親長者顏色。欲一握手爲歡耳。何遂見忌。乃爾。因以對授之曰。君出對良佳。費我思索久矣。主人乃知其所以被召之故。慚赧無言。唯唯叩謝而去。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荷蒼梧。右據柳江。國家因前代之舊。

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沒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爲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執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遺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踴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卽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竢。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故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疏至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爲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闕。請兵來。我爲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爲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爲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旣復。吳逆腹背受敵。平

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燮。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於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佩刀自剄。血流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昇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臥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饑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爲所誘。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皆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卽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於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污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笥。世濟泣受之。以粵人言徵之。賊文煥

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朝。上嘉嘆無已。卽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葬加祭。諡文毅。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閩。十三年。中德參軍陝西。攜家入秦。秩滿。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盥櫛於鞍馬之間。炊紉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獲升斗祿。承菽水歡。方以團圓爲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於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煢煢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誼。迺於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供其汲灑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爲師位於堂。列坐諸弟。講誦無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裘葛以時。寒燠

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襦敝緼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徐健菴愛士

先輩嘗言徐健菴（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酸。籠絡人才。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衙。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衙。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閤者十。

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閹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蹠蹠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朱檢討上書事

朱檢討（天保）字鶴田。滿洲人。中康熙癸巳進士。入詞林。父朱爾訥。任兵部侍郎時。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廉親王（允禩）覬其位。揆絃王鴻緒等復左右之。欲陰害理密親王。檢討深憂之。具疏曰。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失良由左右非人。習於驕抗。若遣碩儒名臣。如趙申喬等輔導之。潛德日彰。猶可復問安視膳之事。儲位重大。未可輕移。恐生藩臣覬覦。則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兩全。汝捨孝全忠可也。趨之入告。時聖祖幸湯山。公早出德勝門。有鴉百數。棲馬前。似阻其行者。公揮之去。疏上。聖祖歛歔久之。近臣阿靈阿素爲允禩黨。曰。朱某之疏。爲希異日寵榮耳。聖祖大怒。置公於法。侍郎公荷校死。而理邸得以壽終。

任葵尊學士風節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鈞臺宗丞族兄也。鈞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謂爲薦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譟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穀棘稽頰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廷發其姦。某矯辯。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

服禁

宜興任葵尊（弘嘉）性儉樸而貌恭謹。玉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爲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爲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猓獬孫。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孫豹人對於吏部集驗之措詞

前鴻博科關中孫豹人先生（枝蔚）迫於有司。輿疾入都。諸待試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先生獨汎覽他書。客詢之。則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饗殮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會聖祖詔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者。具授京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數人。而先生與焉。其將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驗於庭。主爵者望見先生鬚髮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衆皆目笑。時施愚山送先生歸揚州序。有云。非崇儒敬老。無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窮。無以見巖穴之志。衆亦以爲得體。案先生以老求免數語。與馮唐文帝愛老。武帝愛少之言。可云千古絕對。愚山贊語。則又從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末段脫胎也。而先生愈不可及矣。

陳稽亭之行誼

明紀六十卷。初名明史。長編爲元和陳稽亭工部（鶴）所輯。而其孫（克家）續成之者也。余昔從族人家借讀。輒歎其博收慎取。文章斐然。於前代賢奸治亂。因革得失。尤能深切著明。不愧良史。江蘇丁撫部修版印行。已附之司馬通鑑畢氏續通鑑後。不脛而走海內矣。

考姚春木所著工部家傳。稱工部少出嗣。居本生父憂。瘠甚。降服三年。要經不除。鄉舉後。祖母年高。不欲往應禮部試。通籍官部曹。再出再歸。卒掌教江寧之尊經書院。以老。平居取予尤不苟。同邑吳司臬（俊）由粵東入覲。將出都。以例餽同鄉官。工部謂其使者曰。吾於爾主人。未嘗有交舊也。却之。而工部是日。日高尙未爨也。在部與棲霞牟昌裕山陽鄭士超交相善。京師謂之工部三君子。然則如稽亭者。觀其行誼。亦可信其史筆已。

張司寇之鯁直敢言

韓城張大司寇。自擢九列。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警其始。長刑部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燄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之。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聖祖燭其奸。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感聖祖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聖祖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聖祖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南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上聞。而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坦如也。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賃。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方

自闕鄉翰獄還。奏使事畢。慷慨陳民艱。退又具疏。聖祖立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民困大蘇。觀此則公之方鯁伉直。澤被於衆。在同時三張中。尤當首屈一指矣。

徐文穆不附明珠

明珠執政。好輕財厚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時文穆公徐元夢。方以庶常夙被召見。講經論義。因不附索額圖散館。改部屬。明氏每與索以權勢相傾。用此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又同榜選庶吉士。屢招皆不就。公旣觀部政。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衆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聖祖偶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旋奉命爲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一日。聖祖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聖祖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辯。聖祖震怒。命朴責被重傷。命籍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聖祖意終憐公。其夜命醫二人治其瘡。翼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金。望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兵。盡命力。衆皆揜耳走。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聖祖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皇子。後復以德

格勒公私刪起居注。下公於獄。幾死。聖祖久而察公之忠誠。復自司員擢用。至正卿。比世宗登極。倚任益專。嘗賜詩稱爲同學舊翰林。（按望谿集記。公逸事謂聖祖晚而信公甚篤。呼爲同學老友。蓋事在康熙六十一年誤會也。）論者謂康熙一朝。不附明珠索額圖者。漢臣惟潛庵湯公環。極魏公華野郭公滿。臣則德格勒公與公二人而已。

世宗稱余甸爲直臣

康熙時。以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諸暨楊觀察。（三炯）福清余少京兆。（甸）京兆初試江津令。西事起。澤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不應。乃遣內下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不出。使者譁。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衆。不敢動。君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踞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索原文。斥之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問道付二三執友矣。旬日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劾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應內召。此一事大類武博山之抗和珅。旣入爲吏部主事。掌選二年。權要富人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戇。乃力求退。嗣滄州督河。

薦起爲充濟道。士民聞其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起愬於道。公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州沒。齊蘇勒以工事劾之。士民相隨聽勸者數百千人。齊巡工主公所部。父老結綵主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咸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許拜疏。衆乃散。世宗聞之。立召入。退語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事大類陳滄洲之忤噶禮。

高裔之孝行

宛平高大理（裔）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父以吏事謫瀋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衆皆駭笑。以爲孺子言。莫與承聽者。臨行攬父裾泣曰。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生父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自是刻苦於問學。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讀書。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忍寒抱卷不輟。康熙丙辰。果成進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天子惻然感至情。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流涕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公父得歸。公仁孝之聲震天下矣。公侍父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有。退朝常居於內。問之僕御。

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昔晉王祥以孝子仕至三公。後世不免遺議。公典試秦中。視學江南。號爲廉直。由通參五轉至西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雖名位不逮祥。而出處兩全。聲名完粹過之矣。



